

茗溪漁隱叢話

冊十



線

821.85

546

25

v. 10

舊

籍



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三十四

張天覺

復齋漫錄云天覺既相謝表有云十年去國門前之雀可羅一日還朝屋上之烏亦好徽宗親題于所御扇然丁晉公詩固嘗云屋可占烏曾貴士門堪羅雀稱衰翁矣王元之黃州上任謝表云宣室鬼神之間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已期身後亦出于杜子美竟無宣室召徒有茂陵求之語前輩不以爲嫌者蓋文勢事情自須如此也

茗溪漁隱曰東坡有云怒移水中蟹愛及屋上烏亦佳對也

茗溪漁隱曰梅聖俞有續金針詩格張天覺有律詩格洪覺範有禁巒此三書皆論詩也聖俞金針詩格云有內外意內意欲盡其理外意欲盡其象內外含蓄方入詩格如旌旗日暖龍蛇喻君臣言號令當明時君所出雀高旌旗喻號令日暖喻明時龍蛇喻君臣言號令當明時君所出臣奉行也宮殿喻朝廷風微喻政教燕雀喻小人言朝廷政教才出

07163

而小人向化各得其所也如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天言明君理化一統也天覺律詩格辨諷刺云諷刺不可怒張怒張則筋骨露矣若廟堂生莽卓岩谷死伊周之類也未如花濃春寺靜竹細野池幽花濃喻媚臣秉政春寺比國家竹細野池幽喻君子在野未見用也沙鳥晴飛遠漁人夜唱閑沙鳥晴飛遠喻小人見用漁人比君子夜不明之象言君子處昏亂朝廷而樂道也芳草有情皆礙馬好雲無處不遮樓芳草比小人馬喻勢利之輩雲喻詔佞之臣樓比鈞衡之地若此之類可謂言近而意深不失風騷之體也其說數十悉皆類此覺範禁巒云杜子美詩言山間野外事意在譏刺風俗如三絕句曰楸樹馨香倚釣磯斬新花蘂未應飛言後進暴貴可榮觀也不如醉裏風吹盡可忍醒時雨打稀言其恩重材薄眼見其零落不若未受恩眷時比天恩以雨多故致花易壞也門外鷓鴣久不來沙頭忽見眼相猜言貪利小人畏君子之譏其短也自今已後知人意一日須

系
821.85
546
25
V.10

來一百回言君子蒙以養正瑾瑜匿瑕山藪藏疾不發其惡而小人未革面詔諛不知媿恥也無數春筍滿林生柴門密掩斷人行會須上番看成竹客至從噴不出迎言唯守道為歲寒也前輩多法其意作之如韓稚圭詩曰風定曉枝蝴蝶鬧雨勻春圃桔槔閑又蔡持正詩曰風搖熟果時閑落雨滴餘花亦自香以雨比天恩也桔槔比宰相功業之就已退閑矣時公在相州作熟果比大臣黜落時公在安州覺範舊遊天覺之門宜其論詩之相似也余謂論詩若此皆非知詩者善乎山谷之言曰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虫以為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詩委地矣

唐子西

茗溪漁隱曰上張天覺內前行云內前車馬撥不開文德殿下宣麻回紫微侍郎拜右相中使押赴文昌臺此語善于敘事實而不俚又

漁隱叢話後集 卷三十四 一一中華書局聚

國家圖書館



002452190

10131196

云周公禮樂未要作致身姚宋亦不惡向來兩翁當國年民間斗米纔四錢此語善于諷誦當而有理皆可法也湖上云佳月明作哲好風聖之清栖禪暮歸云草青仍過雨山紫更斜陽語意俱新矣

茗溪漁隱曰晚春云水國春深梅子雨江天日暮鯉魚風用李賀江樓曲云樓前流水江陵道鯉魚風起芙蓉老子西有云素知行路惡敢厭在家貧樂天有云始知爲客苦不及在家貧二聯語意絕相類並佳句也

復齋漫錄云辨蜀論云自頃諸公議論頗以蜀人爲疑苟可以防閑沮遏無不爲矣吾不知其說也以公孫述嘗有蜀乎是時王郎據邯鄲盧芳據九原劉永據梁宋隗囂據秦隴而秦豐李憲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以劉氏嘗有蜀乎是時曹氏據河南袁紹據河朔袁術據九江劉表據荊州孫氏據江表而公孫度呂布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以王孟嘗有蜀乎是時劉隱稱南漢李景稱南唐錢鏐稱吳

越劉崇稱東漢而馬殷王審知高季興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其大略如此余後因讀外史檮杌見五代時後唐魏王伐蜀之後朝廷頗疑蜀人凡有勢力貲產之族悉令遣入洛隱士張立爲詩以諷曰朝廷不用憂巴俗稱伯何曾是蜀人乃知子西用其意凡子西數百言而立以十四字盡之可謂簡而當矣

復齋漫錄云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旣藝沱潛旣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則蜀道與中國通久矣蜀主本紀載秦惠王謀伐蜀刻五石牛置金其後給蜀人云能糞金蜀主信之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開道致牛于成都秦因遣張儀隨石牛以入蜀遂奪蜀焉此事尤近誣蜀人吳師孟醇翁金牛驛辨之以詩云唱奇騰怪可刪修爭奈常情勝謬悠禹貢已書開蜀道秦人安得糞金牛萬重山勢隨坤順一勺天波到海流自哂據經違世俗庶幾同志未相尤醇翁以通議大夫致仕享年九十

夫楚山草 韓子蒼

詩說雋永云呂居仁作江西宗派圖置子蒼其間韓不悅而蘇黃門初見韓詩自云惚然再見儲光羲也茗溪漁隱曰余閱欒城集有題韓駒秀才詩卷一絕云唐朝文士例能詩李杜高深到者稀我讀君詩笑無語恍然再見儲光羲

復齋漫錄云子蒼嘗言作詩文當得人印可乃自不疑所以前輩汲汲於求知也

復齋漫錄云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遊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唐蘇味道上元詩也韓子蒼和館中上元游葆真宮觀燈詩云開卷愛公如李益解言明月逐人來多情好共春流轉刻燭題詩又一回子蒼以蘇詩爲李益何邪然蘇意乃取梁朱起望月詩耳朱云唯餘故樓月遠近必隨人

茗溪漁隱曰東坡續麗人行詩注云李仲謀家有周昉畫背面欠伸
內人極精戲作此詩云深宮無人春晝長沉香亭北百花香美人睡
起薄梳洗燕舞鶯啼空斷腸畫工欲畫無窮意背立春風初破睡若
教回首更嬌然陽城下蔡俱風靡子蒼用此意題伯時所畫宮女云
睡起昭陽暗淡粧不知緣底背斜陽若教轉盼一回首三十六宮無
粉光終不及東坡之偉麗也
復齋漫錄云皮日休謝人送酒云門巷寂寥空紫苔先生應渴解醒
盃醉中不得相親問故遣青州從事來晉桓温有主簿善別酒味以
好者爲青州從事謂青州有齊郡言到臍也子蒼謝信守連鵬舉送
酒云上饒藉甚文章守曾共紫微花下盃鈴閣晝閑思老病故交從
事送春來意思頗同當有辨其優劣者

詩說雋永云王咸平黼爲校書郎日嘗夢龍降其室故子蒼作咸平
生日詩云昔年親擢校書郎夜夢蒼龍繞屋梁異事那知今日應六

龍深駐載賡堂又云已向叢霄侍玉宸竭來端爲付經綸不須更說
人間事曾是仙中第一人黃和固陵御製詩云君王龍記赭加卿卽
其事也

復齋漫錄云晁元忠西歸詩安得龍山潮駕回安河水水從樓前來
中有美人淚子蒼取其意以代葛亞卿作詩云君住江濱起畫樓妾
居海角送潮頭潮中有妾相思淚流到樓前更不流唐孫叔向有經
昭應溫泉詩云一道泉回繞御溝先皇曾向此中游雖然水是無情
物也到宮前咽不流子蒼末句又用孫語也茗溪漁隱曰余以陵陽
集閱之子蒼十絕爲葛亞卿作皆別離之詞必亞卿與妓別子蒼代
賦此詩其詩云妾願爲雲逐畫檣君言十日看歸航以此可知也又
云初合雙鬟觸事羞離筵酌酒強回頭縱言眼軟偏饒淚莫道心癡
不解愁亦佳句也徐師川跋云夏木陰陰欲放船黃鸝啼了落花天
十詩說盡人間事付與風流葛稚川

茗溪漁隱曰子蒼題明皇上馬圖云翠華欲幸長生殿立馬樓前待
貴妃尙覓君王一回顧金鞍欲上故遲遲余舊觀蔡天啓集中有此
詩竟誰作邪

復齋漫錄云李彭商老有建除體贈子蒼云滿朝以詩鳴何獨遺大
雅平生黃葉句摸索便知價蓋是時子蒼自館職斥宰分寧縣時也
子蒼有和李上舍冬日詩最爲世所推故商老有黃葉之句全篇云
北風吹日晝多陰日暮擁堦黃葉深倦鵲遶枝翻凍影飛鴻摩月墮
孤音推愁不去如相覓與老無期稍見侵顧藉微官年少事病來那
復一分心

茗溪漁隱曰鄭谷等共定今體詩格一進一退韻如李師中送唐介
七言八句詩是也子蒼于五言八句近體詩亦用此格其詩云盜賊
尤如此蒼生困未蘇今年起安石不用笑包胥子去朝行在人應問
老夫髭鬚衰白盡瘦地日攜鉏蓋蘇夫在十虞字韻胥鉏在九魚字

韻

詩說雋永云子蒼和人詩云窮如老鼠穿牛角拙似鮎魚上竹竿茗溪漁隱曰余蹭蹬銓選四十載拙固有之貧亦宜然每以子蒼自況屢哦此一聯真余著題也以陵陽集徧尋無之因足成一章云執戟老人雙鬢斑陸沉三世不遷官窮如老鼠穿牛角拙似鮎魚上竹竿豈有葡萄博名郡空餘苜蓿上朝盤榮華氣象無絲許正坐平生骨相寒

茗溪漁隱曰汪彥章自吳興移守臨川曾吉甫以詩迂之云白玉堂中曾草詔水精宮裏近題詩先以示子蒼子蒼爲改兩字白玉堂中曾草詔水精宮冷近題詩迥然與前不侔蓋句中有眼也

茗溪漁隱曰子蒼謝人寄茶筓子詩云看君眉宇真龍種尤解橫身戰雪濤盧駿元亦有此詩云到底此君高韻在清風兩腋爲渠生皆善賦詠者然盧優於韓

陳去非

苕溪漁隱曰去非舊有詩云風流丘壑真吾事籌策廟堂非所知其後登政府無所建明卒如其言九日詞云九日登臨有故常隨晴隨雨一傳觴用退之淮西碑欲事故常之語又憶洛中舊遊詞云憶昔午橋橋上飲坐中多是豪英長溝流月去無聲杏花疎影裏吹笛至天明此數語奇麗簡齋集後載數詞惟此詞爲優

余亦云

詩說雋永云京師葆真宮垂楊映沼有山林之趣去非將罷尙符日題其池亭云聊將兩鬢蓬起照千丈鏡微波喜搖人小立待其定

苕溪漁隱曰去非詩云一官成一集盡付古沙頭蓋用王筠事而楊大年亦如此南史王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爲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吏部左佐臨海大府各十卷尙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于世本朝名臣傳楊億爲文每官成一集所著括蒼武夷潁陰韓城退居汝陽蓬山辭榮冠鰲等集

四六談塵云去非草故相義陽公起復制云眷予次輔方宅大憂為
 言者令貼麻陳改云方服私艱說者又以為語忌王初寮草鄭華陽
 持餘服麻云矧君臣相與之際當諒乃心顧忠孝兩全之難重違所
 請平衣改北南史王陵自辯其文章以一言為一策自裁馮中書中
 書劉焯劉周明老病云一官為一策盡於古必取蓋用王陵事而駮
 復齋漫錄云荆楚歲時記云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
 食王君玉詩疾風甚雨青春老瘦馬肥牛綠野深又見明老詩藁云
 疾風甚雨悲遊子峻嶺崇岡非故鄉茗溪漁隱曰余亦云飛絮落花
 春向晚疾風甚雨暮生寒
 兩一動輒用是之哉西軒志事始常之語又對谷中書語云謝普
 對登如你無所裝服卒改其言六日隨云六日登朝有始常制即制
 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三十四風流五壘真吾事籌策臨堂我亦吟其

刺去非

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三十五

本朝雜記上

蔡寬夫詩話云唐學士院在右銀臺內含光殿宴罷歸院多經叡武樓故鄭畋酬通義劉相瞻詩曰劉剛暗借飈輪便叡武樓中似去年蓋以嘗與瞻同爲學士侍宴故也故事凡禁中有燕設則學士院備食以延從官宋宣獻公罷禁林後因宴日再至以詩寄故院云雲間乍闕仙韶曲禁裏還過叡武樓蓋用唐事前輩立意命辭皆不草草此尤精確云

元城先生語錄云先生言玉堂故事人多不解太宗嘗飛白題翰

林學士院曰玉堂之廬

正字以英廟諱

蓋此四字出于漢李尋傳且玉堂殿

名而待詔者有直廬在其側李尋待詔黃門故云久污玉堂之廬至

英廟嗣位乃行撤去及元豐中有翰林學士上言乞摘上兩字復

榜院門以爲臣下光寵詔可是乞以殿名各其院也不遜甚矣僕退

而檢漢書蓋漢之待詔者或在公車或在金馬門或在宦者或在黃門時李尋待詔黃門哀帝使侍中往問災異對曰臣尋位卑術淺偶遇衆賢待詔食大官衣御府久污玉堂殿之廬師古曰玉堂殿在未央宮然制度不見其詳獨翼奉傳略載之奉嘗上疏曰漢德隆盛在于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徭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乃武帝所造也僕後以問先生先生曰然苕溪漁隱曰金坡遺事云淳化二年十月翰林學士蘇易簡有劄子乞御書玉堂之署蓋太宗飛白四字付宰臣李昉于中書面賜之以光禁林事始于此也

復齋漫錄云錢內翰希白畫景詩云雙蜂上簾額獨鵲裊庭柯一裊字最其所用意處然韋蘇州聽鶯曲有時斷續聽不了飛去花枝猶裊裊已落第二矣

許彥周詩話云錢希白作擬唐詩百篇備諸家之體自序曰今之所擬不獨其詞至于題目豈欲拋離本集或有事疏斯亦見之本傳故其擬張籍上裴晉公詩曰午橋莊上千竿竹綠野堂中白日春富貴極來惟歎老功名高後轉輕身嚴更未報皇城裏勝賞時遊洛水濱昨日庭趨三節度淮西曾是執戈人又作擬盧仝詩云門前飛楊花屋後惡水鳴青蛙案上兩卷書堯典與舜典留與添丁作生涯擬古當如此相似方可傳

茗溪漁隱曰沈存中筆談云真宗時向文簡敏中拜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爲翰林學士當對上謂之曰朕自卽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今日早候對亦未知宣麻不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門下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來勿言朕意也昌武侯丞相歸乃往見丞相謝客門闌悄然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

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卽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
勳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未測其意又歷陳前世
爲僕射者勳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終無一言旣退復使
人至庖廚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再
對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曰見之敏中之意何如乃以其所見對上
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故呂居仁寄向縣丞詩云耐官丞相風流在
坐守簞瓢不訴窮張仲宗作向伯恭雍熙堂詩亦云家世從來耐官
職百年猶見典刑存然本朝名臣傳乃云李文靖沆其初相也真
宗密使中人覘之曰朕首命沆爲相汝私往觀其忻戚中使還言其
門無車馬蕭然如常上歎曰李沆大耐官職豈非名臣傳所記之誤
邪

幕府燕閑錄云韓魏公初罷相出鎮長安或獻詩云是非莫問門前
客得失須憑塞上翁引取碧油紅旆去鄴王臺畔醉春風公以爲然

卽請守相州者溪漁隱曰先君有言近世士人與上官詩無非諛詞未聞有規勸之語者或者獻詩於魏公勸其辭分陝之重而爲畫錦之榮可謂能規勸矣

文昌雜錄云太師潞公西歸開封推官趙君錫作小詩二十篇紀恩寵以送行其尤爲人傳誦者如樂人都用教坊家席上羣公換口誇內裏宣來蕉葉盞御前錫出縷金花坐上纔初佳句傳中官寫得便聞天聖人含笑搜尋了依韻當時賜和篇西苑重排餞會時新篇御製降彤墀明朝上巳無公事赴宴臣僚總進詩雖王建宮詞無以過此也

法藏碎金云予壯歲歷官之日嘗見公館壁上有題詩云猛風拔大樹其樹根已露上有寄生草青青猶未悟不知何人之作也因知物理自昔而然先覺形言警戒多矣

復齋漫錄云雲齋廣錄記馮當世慶曆中以鄂州薦至大江風濤洶

湧幾至沉沒來春廷試第一還過大江風微浪穩舟楫安然公題詩
江亭云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余讀唐文粹見施肩吾及第後過
揚子江詩云憶昔將貢年抱愁此江邊魚龍鬪閃鑠黑浪高於天今
日步春草復來經此道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迺知當世取肩吾
末句題於江亭耳非自作也

東臯雜錄云呂文穆蒙正少年讀書西京龍門利涉院壁間題詩云
怪得池塘春水滿夜來雷雨起南山狀元宰相之兆已見于此詩矣
茗溪漁隱曰荆楚歲時紀云立春日悉翦綵爲燕子以戴之故歐陽
永叔詩云不驚樹裏禽初變共喜釵頭燕已來鄭毅夫云漢殿鬪簪
雙綵燕併知春色上釵頭皆立春日貼子詩也
藝苑雌黃云修真入道祕言曰以立春日清晨北望有紫綠白雲者
爲三元君三素飛雲三元君以是日乘八輿上詣天帝子候見當再
拜自陳某已乞得給侍輪轂三過見元君之輦者白日昇天歲時廣

紀載此事云臣錯按舉場嘗試立春日望三素雲詩取此事故蘇子容作皇太妃閣春貼子云萬年枝上看春色三素雲中望玉宸許沖元作皇帝閣春貼子云三素雲飛依北極九農星正見南方詩音十法藏碎金云世間人中年年顛倒者十有七八其一少而當勤以圖身計而反自放逸老而無成故古人有詩云少年輕歲月不解早謀身晚歲成無益低眉向世人其一老而當逸以就便安而反自勞役老而彌苦故古人有詩云可憐八九十齒墮雙眸昏朝露貪名利夕陽憂子孫惟此二事知之不難而知者尙少何況深妙之事乎內代上庠錄云胡先生瑗湖州人以德行名於時州人遣子弟從之學者數百人慶曆四年仁宗興太學有司乞下湖州取先生法以爲太學法遂著爲令傳者謂今五等齋規是也後數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四方之士聞先生名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遂傍取官舍以爲學舍太學西廡卽御書閣所在祖宗以來嚴火禁而齋不許燈先生請於

朝乞勿禁燈惟遺火者以皇城法論自是士始便之

四六談麈云熙寧間鄧潤甫作邢妃制云周南之詠卷耳無險詖私謁之心齊詩之美雞鳴有警戒相成之道後王荆公退居金陵屢用之孫巨源作除太尉制云秦官太尉漢代上公語典而重

蔡寬夫詩話云唐制中書舍人六員皆預省事嘗以其間一人專掌書畫故謂之知制誥闕則用他官兼知其後翰林置學士遂分內外制學士自外官拜者貞元初皆召試制書批答詩各一首張仲素後有加賦一首名曰五題惟自中書舍人拜則免試爲其嘗已掌外制故也李文正公顯德中以主客員外郎遷屯田郎中爲學士竇儼以詩賀之曰新銜錦帳連三字舊制星垣放五題蓋以此也貞元以前學士職尤未重故滿三歲始遷知制誥元和後自學士入爲相者十七人故自舍人拜者皆以爲優然制誥本中書正職事何用更入銜元豐官制行雖以六舍人分隸六房事命詞書畫皆隨其房掌之員

闕則事簡者兼遂削去知制誥而惟學士帶之蓋制命本出中書學士特掌之故耳此所以爲稱也

蔡寬夫詩話云唐兩省官上事皆宰相親送之上事官設床几面南判案三道宰相別施一床坐于西隅謂之壓角不知何義亦不知所從起此禮今不復存惟中書舍人上日設氈褥于庭下北向再拜閣老一人別設褥位立于東北隅候上事官拜畢則相與揖而升階亦謂之壓角蓋有餘風也吳正憲詩云壓角舊儀煩閣老濡毫逋責費公移宋龍圖次道詩云聖世建官追茂制唐家壓角失前規皆以記此宰相不親送或曰馮瀛王爲相時判紙尾罷之後遂不講舊制辭皆有潤筆隨官品定數以謂當制官辭頭疎數不同其所得亦有多寡不均因請集而分之故晏元獻有潤毫均厚薄之句其後有當送而不至者往往牒催是以正憲公詩併及之此皆西垣舊事元豐官制行遂罷潤筆今惟石刻官品物數尙龕於舍人廳壁云

文昌雜錄云余記中書舍人禮上壓角未詳何義按唐裴坦傳載令狐絢薦坦爲知制誥裴休持不可不能奪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回丞相送之施一榻于堂上壓角而坐坦見休重愧謝休喟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顧左右索肩輿出宋次道乃云舍人上事必設紫褥於庭面北拜閣長立褥之東北隅謂之壓角宋丞相作掖垣叢志亦不解其事未知何者爲是又唐國子祭酒李涪作刊誤云兩省官上事日宰相臨焉上事者設床几面南而坐判三道案宰相別施一牀連上事官南坐于西隅謂之壓角自常侍以下以南爲上差誤相承實乖禮敬何不爲丞相設位于衆官之南常侍諫議給事舍人循次而坐于丞相之下尊卑有序足以爲儀由此觀之不獨中書舍人凡兩省官禮上宰相皆壓角也至五代馮道爲宰相判狀尾罷之應自此閣長立于東北隅猶謂之壓角如宋次道所紀也又五代會要晉天福五年二月勅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兩省上事宰相壓角之

禮宜廢

復齋漫錄云亭亭畫舸係春潭只向行人酒半酣不管煙波與風雨
載將離恨過江南張文潛詩也王平甫嘗愛而誦之然余謂張特取
東坡長短句無情汴水自東流只載一船離恨向西州之句苕溪漁
隱曰余以張右史集徧尋無此詩蔡寬夫詩話以謂此詩嘗有人於
客舍壁間見之莫知誰作或云鄭兵部仲賢也然集中無之二說竟
未知孰是

苕溪漁隱曰余於叢話前集云鄭兵部仲賢鄭工部文寶不知其果
一人邪果二人邪今觀歐陽永叔詩話云鄭工部文寶於張僕射園
吟詩一聯最爲警絕云水暖鳧鷖行哺子溪深桃李臥開花蔡寬夫
詩話云鄭兵部仲賢歐陽文忠公稱其張僕射園中一聯以爲集中
少比卽前一聯詩是也以此考之則文寶仲賢蓋是一人名與字耳
但工部兵部之稱不同西清詩話云緱山王子晉祠詩是鄭工部文

寶題則工部之稱與歐公同但蔡寬夫誤作兵部耳余又於前集云
夷季幼槃或謝藹之字乎比見臨川謝幼槃文集方知幼槃是謝藹
之字無逸之弟也其謝夷季却別是一人
四六談麈云王荆公拜相麻世所稱工然腦詞乃云若礪於舟世莫
先於汝作有衮及繡人久佇於公歸或以爲先後失倫王初察作宣
德門成賞功制云閣道穹隆兩觀蹇翔於霄漢闕庭煥麗十戶開闔
於陰陽時謂工則工矣但喚下句不來

復齋漫錄云古今詩話美方諤上廣守諤鯉去溪潭韓吏部珠還合
浦孟嘗君不知珠還合浦乃後漢孟嘗不可以孟嘗君遷就也

茗溪漁隱曰淮北之地平夷自京師至汴口並無山惟隔淮方有南
山米元章名其山爲第一山有詩云京洛風塵千里還船頭出沒翠
屏間莫能衡霍撞星斗且是東南第一山此詩刻在南山石崖上石
崖之側有東坡行香子詞後題云與泗守游南山作字畫是東坡所

書小字但無姓名崇觀間禁元祐文字遂鐫去之余頃居泗上皆打
得此二碑至今尙存其詞云北望平川野水荒灣共尋春飛步孱顏
和風弄袖香霧縈鬟正酒酣人語笑白雲間飛鴻落燕相將歸去淡
涓娟玉宇清閑何人無事宴坐空山望長橋上燈火亂使君還
上庠錄云世稱太學聚天下士既知道理又無持祿固寵之累故其
品藻人物皆合公議于是以太學爲無官御史臺 神宗謂舒亶曰
頗聞太學生好雌黃人物雖執政官亦畏其口何也然則無官御史
臺之號恐自此始

東臯雜錄云蔡忠懷秉政日吳處厚數干以差遣得知漢陽不如意
忠懷俄出守安陸賦詩十絕處厚乃箋注文致其怨望疏于朝 宣
宗大怒遂竄新州處厚改知衛州素餌硫黃至是疽發于腦自嚼其
舌斷而死苕溪漁隱曰余于叢話前集已載持正因吳處厚箋注其
詩而得罪今錄此事以附益之姑爲小人之戒也

四六談麈云四六全在編類古語李義山有金鑰宋景文有一字至十字對句司馬文正有金桴王岐公在中書極久生日例有禮物之賜集中謝表其用事多同而語不蹈襲李衛公作文箴云譬諸日月雖終古嘗見而光景嘗新宣和末罪己詔如天變譴見而朕不悟百姓怨懟而朕不知乃用陸宣公語宇文叔通詞也呂成公求退表云侵尋甲子六十有三補報朝廷萬分無一乃出於李黃門邦直

東臯雜錄云熙寧中章子厚奉詔城沅州時陶弼知辰州贈詩云善戰無如新息侯漢兵纔渡綠蘿州愛君挽我陶溪粟直到牂牁水口頭詩刻今在沅州洪江寨寨正與牂牁水相直

復齋漫錄云熙寧六年冬建昌軍城北五里間甘露降於進士徐上交別業松上濃厚如酒澤其味甜香上交折松枝獻於太守張子方子方率僚屬就觀之欲以上聞路過鳳凰山下牧童見車馬相叫呼曰此山上亦多甘露何獨徐家地分乎羣童各持松葉吮弄甚多時

有野叟賣藥於市者語人曰太守不察耳何物爲甘露露自天降而徧於數畝間乎吾嘗客華陰縣民亦有以甘露降告縣者縣令因出自按之有道人笑焉縣令怒械繫之道人曰譬如人身精液流通均布六七十年中若其壽短促則湧併於未死之前矣此木蓋將槁故耳官人不信請留我以待明春此松必不復榮也縣令如其說果驗焉元祐丙子渾城西天慶觀松一株有甘露郡人皆以爲祥及聞此野夫之說有詣天慶觀觀之昔時甘露所降之松果已先枯矣

上庠錄云熙寧間有福州洪浩居太學累年其父以詩寄之云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應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期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詠式微浩得詩感泣於是揖諸生遂歸聞而歸者十五六焉逮紹聖間始著歸省之令然猶九年爲限崇寧二年推行三舍有司以學法進呈徽宗曰興學校以厚人倫申孝弟而學生有祖父母父母不歸

省侍立法有九年之久考之人情頗爲未安因改爲三年之限苕溪
漁隱曰雲齋廣錄亦載前詩以洪浩爲餘杭人三舍官同以學士並
復齋漫錄云廬山瑞香花古所未有亦不產他處天聖中始稱傳東
坡諸公繼有詩咏豈靈草異芳俟時乃出故記序篇什悉作瑞字訥
禪師云山中瑞采一朝出天子名香獨見知張祠部圖之強名佳客
以瑞爲睡焉其詩曰曾向廬山睡裏聞香風占斷世間春竊花莫撲
枝頭蝶驚覺南柯半夢人苕溪漁隱曰余觀元祐羣公集並無詠瑞
香花詩惟東坡次韻曹子方龍山真覺院瑞香花云幽香結淺紫來
自孤雲岑骨香不自知淺色意殊深移栽青蓮宇遂冠簷蔔林結爲
楚臣佩散落天女襟又有西江月詞三首其一云領巾飄下瑞香風
驚起謫仙春夢其一云更看微月轉光風歸去春雲入夢東坡詞意
亦與張祠部詩意相類但能含蓄之耳

苕溪漁隱曰陳子高九日瑞香盛開有詩云宣和殿裏春風早紅錦

薰籠二月時流落人間真善事九秋霜露却相宜俚俗因此詩遂號
瑞香爲錦薰籠余嘗嫌其名不雅未能易之也兼此詩亦淺近子高
別有古詩一篇意含諷刺語加微婉得騷人之體格其詩云佳人在
空谷雙星思銀河契闊不有命盛時豈蹉跎娟娟匡廬秀如此粲者
何香蜜綴紅糝寶薰罩宮羅幽窗下團欒微風自婆娑寂寥千年初
戢戢蓬艾多何階託方便百金聘倚儺赤欄青篴舫丁寧護根窠泥
沙亦天幸扳聯入宣和誰令蘭蕙徒憔悴守岩阿

許彥周詩話云陳克子高作贈別詩云淚眼生憎好天色離觴偏觸
病心情雖韓偓温庭筠未嘗措意至此

古火烟天芥四出香十里
茗溪漁隱曰木樨閩中最多路傍往往有參天合抱者土人以其多
而不貴之漕宇門前兩徑自有一二百株至秋花盛開籃輿行清香
中殊可愛也古人賦詠惟東坡倅錢塘八月十七日天竺送桂花分
贈元素詩云月缺霜濃細蘂乾此花元屬桂堂仙鷺峯子落驚前夜

蟾窟枝空記昔年破戒山僧憐耿介練裙溪女鬪清妍顧公採擷紉
幽佩莫遣孤芳老澗邊陳去非有詞云黃衫相倚翠葆層層底八月
江南風日美弄影山腰水尾楚人未識孤妍離騷遺恨千年無住庵
中新夢一枝喚起幽禪万俟雅言有詞云芳菲葉底誰會秋江意深
綠輕黃怕青女霜侵憔悴開分早晚都占九秋天花四出香七里獨
步珠宮裏佳名若桂却是因遺子不自月中來又那得蕭蕭風味霓
裳舊曲休問廣寒人飛太白酬仙藥香外無香比

文昌雜錄云京師貴家多以醪醑漬酒獨有芬香而已近年方以榘
楂花懸酒中不惟馥郁可愛又能使酒味辛冽始於戚里外人蓋未
知也

文昌雜錄云李冠卿說揚州所居堂前杏一株極大花多而不實適
有一媒姥見如此笑謂家人曰來春與嫁了此杏冬深忽攜酒一樽
來云是婚家撞門酒索處子裙一腰繫杏上已而奠酒辭祝再二家

人莫不笑之至來春此杏結子無數江淮亦多有嫁橘法不知是何術也

上庠錄云貢士舉院其地本廣勇故營也有文官花一株花初開白次綠次緋次紫故名文官花花枯經年及更爲舉院花再生今欄檻當庭尤爲茂盛

文昌雜錄云兵部杜員外言今關中有白蕤械樸也芄芄叢生民家多採作薪且言烟與他木異嘗取試之其烟直上如線高五七丈許不絕詩所謂薪之槩之物雖微可以升燎於上帝亦蘋蘩蘊藻之類邪

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十五

蘇軾詩集卷三十五

張

不無精而簡括之懸之... 文昌雜錄云吳時林員於言今關中有白雲對對出其其... 當與大為效也

文辭之類... 上車... 亦也

人莫不笑之... 至來春此杏論于... 亦多... 亦不... 亦

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三十六

本朝雜紀下

呂氏童蒙訓曰徐仲車山陽人小許榜登科初從安定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仲車一日因具公裳見貴官因思曰見貴官尙具公裳豈有朝夕見母而不具公裳者乎遂晨夕具公裳揖母事母至孝山陽人化之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朱壽昌父任諫議大夫壽昌母素微生壽昌歲餘遣出之因是不知所在壽昌既長求之不得乃棄官尋之刺血書幟以散與人至是得之于同州迎以歸錢子飛知永興軍奏其事乞加旌賞故召之王介甫方以李定爲至孝故送壽昌赴審官而壽昌以同母弟妹皆在同州乃折資授河中通判茗溪漁隱曰東坡云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之五十年去歲得之蜀中以詩賀之云嗟君七歲知念母憐君壯大心愈苦羨君臨老得相逢喜

極無言淚如雨不羨白衣作三公不愛白日升青天愛君五十着綵服兒啼却得償當年烹龍爲炙玉爲酒鶴髮初生千萬壽金花詔書錦作囊白藤肩輿簾蹙繡感君離合我酸心此事今無古或聞長陵謁來見大姊仲孺豈意逢將軍開皇苦桃空記面建中天子終不見西河郡守誰復譏穎谷封人羞自薦日錄又云淮南轉運司體量李定嘉祐八年四月母亡不曾丁憂介甫以李定爲至孝何其蔽邪復齋漫錄云番陽張吉父介方娠時父去客東西川不還張君自爲兒時愴然有感其言語聲息未嘗不在蜀也與尙書彭公器資同學作詩云應是子規啼不到致令我父未歸家聞者皆憐之旣長走蜀父初無還意乃還省母復至涪閬往返者三其父遂以熙寧十三年三月至自蜀鄉人迎謁歎息或爲感泣一時名士皆賦詩以記其事器資詩略云河可以竭山可徙我翁不歸行不已三往三復翁歸止翁行尙壯今老矣兒昔未生今壯齒郭功甫詩略云父昔離家子方

孕子得其父今壯年胡弗歸兮死敢請慰我慈母心懸懸三往三復
又十載孝子執鞭方言還言實如回班班因言琴臺翁獲日呂登
四六談麈云四六施于制誥表奏文檄以便于宣讀多以四字六字
爲句宣和間多用全文長句爲對習尚之久至今未能全變前輩無
此體也此起于王咸平翰苑之作人多倣之兼四六之義在于裁剪
若全句對全句亦何以見工以經語對經語史語對史語詩語對詩
語方妥帖 太祖郊祀陶穀作赦文不以邊豆有楚對黍稷惟馨而
曰豆邊陳有楚之儀黍稷奉惟馨之薦近世王初寮作寶籙宮青詞
云上天之載無聲下民之虐匪降時人許其裁剪

宋景文筆記云文有屬對平側用事供公家一時宣讀施行似健快
然不可施于史傳余修唐書未嘗以唐人一詔一令載者惟捨對偶
之文近高古者乃可著于篇大抵史近古對偶宜今以對偶之文入
史如粉黛飾壯士笙匏佐擊鼓非所施也言重谷云詩問發降麻州

呂氏童蒙訓云龔殿院彥和清介自立少有重名元祐間簽判瀛州其弟大壯尤特立不羣曾子宣帥瀛欲見不可得一日徑過彥和邀其弟出不可辭也遂出相見卽爲置酒從容終日乃去因題詩壁間云自慚太守非何武得向河陽見兩龔近時貴人如子宣之能下士亦難及也

東臯雜錄云青社表海亭取太公表東海之義元祐初曾子宣爲守鼎新之賦詩云表海風流舊所聞青冥飛觀一番新山河十二名空在簪履三千迹已陳極目烟嵐九霄近滿川樓閣萬家春由來興廢南柯夢且喜登臨屬後人

文昌雜錄云工部王侍郎云昨謫守單州後圃有宓子賤琴臺爲一郡之勝獨此可以銷憂且有詩云琴聲久逐秋雲去臺勢空隨古堞高旣召還見于垂拱殿與呂資政同班殿廬因話琴臺後數日呂遂知單州甚可異也

許彥周詩話云蘇太監作文饒敖作鴻溝詩云置俎均牢彘峨冠信
沐猴方矜几上肉已墮幄中籌海嶽歸三尺衣冠閱一丘路人猶指
似山下是鴻溝

四六談麈云綦叔厚草蜀將制曰已失秦川之險敢云蜀道之難辛
炳爲中司遽作彈文曰川猶未失也綦自辨其語上曰朕知之矣卿
所言者我能往寇亦能往

復齋漫錄云劉偉明贈熊待制詩云西清寓直荷爲橐在蜀宣風繡
作衣蓋南史劉香傳著紫荷橐事見張安世傳持橐簪筆之意而偉
明乃以荷爲芰荷之荷何邪

東臯雜錄云李誠之才致高妙守邊有威信熙寧初荆公用事議論
不合退居汶上題詩云燕子知時節還尋舊宇歸新人方按曲不許
傍簾飛嘗作昭陵挽詞云堯民喪考無生意杞國憂天有壞時聞
道宗祧歸聖嗣一時收淚賀重熙其他佳句甚多

東坡云過太平州見郭祥正言嘗從章惇入梅山溪洞中說降其首領見洞主蘇母家有神盡被服如士大夫事之甚嚴問之云此知桂州李大夫也問其名曰此豈可名哉扣頭稱死罪數四卒不敢名徐考其年月本末則李師中誠之也誠之嘗爲提刑桂府爾吾識誠之知其爲一時豪傑也然小人多異議不知夷獠乃爾畏信之彼其利害不相及爾

許彥周詩話云晁無咎在崇寧間次李誠之長短句韻以弔誠之曰射虎山邊尋舊迹騎鯨海上追前約便與江湖永相忘還堪樂不獨用事的確其措意高古深悲而善怨似離騷故特錄之
復齋漫錄云王公韶少日讀書于廬山東林裕老庵庵前有老松因賦詩云綠皮皴剝玉嶙峋高脚分明似古人解與乾坤生氣概幾因風雨長精神裝添景物年年換擺捩窮愁日日新惟有碧霄雲裏月共君孤影最相親王荆公爲憲江東過而見之大加稱賞遂爲知己

茗溪漁隱曰蔡寬夫詩話云盧龍圖秉少豪逸熙寧初遊京師久不
得調嘗作書曰青衫白髮病參軍旋糶黃梁置酒樽但得有錢留客
醉何須騎馬傍人門荆公一見曰此亦非碌碌者卽薦用之前此蓋
未嘗相識也又石林詩話云劉季孫初以右班殿直監饒州酒荆公
爲憲江東巡歷按酒務始至廳事見屏間有題小詩曰呢喃燕子語
梁間底事來驚夢裏閑說與傍人應不解杖藜攜酒看支山大稱賞
之卽召與語嘉歎之久升車而去不復問務事荆公以三詩而取三
士其樂善之心今人所未有也吾故表而出之六一四四直學觀已怪
許彥周詩話云鮮于子駿作九誦東坡大稱之云友屈宋于千載之
上觀堯祠舜祠二章氣格高古自東漢以來鮮及前輩稱贊人略緣
實也兩點草草

復齋漫錄云王綵輔道觀文韶子也宋徽宗朝妄奏天神降于家卒
以此受禍人以其父熙河妄殺之報耳嘗爲漁家傲詞云日月無根

天不老浮生總被消磨了陌上紅塵常擾擾昏復曉一場大夢誰先覺洛水東流山四遶路傍幾個新華表見說在時官職好爭信道冷烟寒雨埋荒草

詩說雋永云孫伯野宣和間爲中書舍人論麗人入貢所過騷動貶散官居于蘄州許崧老時爲給事中乃封駁曰孫傳山東野人乞從末減楊時可時爲省郎以詩送孫曰清議豈徒光四戶直聲應已到三韓黃門有手能批敕太學無人爲舉幡四六談塵云孫伯野論麗人搔擾中批云至乃用蘇軾語全無顧忌孫表云不知言語之合前人但見裔夷之負中國

茗溪漁隱曰宣政間京師置四輔郡拱州東輔也直先君時爲宗學官從兄孝著遊學拱輔因有書來山先君寄之以詩曰東輔書初至西宮夜正寒感時嗟阻闊喜汝報平安學耨知兼力辭淳發巨瀾三冬文史足軒翥未應難

復齋漫錄云韓子蒼喜吳可小詩東風可是閑來往時送江梅一陣香殊不知張芸叟茶蘼詩云晚風亦自知人意時去時來管送香吳取此耳

茗溪漁隱曰胡宿詩風花飛有態烟絮墜無痕張先詞柳徑無人墜飛絮無影二人詩詞頗相類

三山老人語錄云孫元中啓事云好事多載酒殺時念揚雄之句諸公盡登臺省誰憐鄭老之窮對偶亦新奇

復齋漫錄云翟嗣宗尉臨淮頗爲監司所窘遂於臨淮館驛題蜘蛛詩其序云偶見蜘蛛因成四韻織絲來往疾如梭長愛騰空作網羅害物身心雖甚小漫天網紀亦無多林間宿鳥應嫌汝簾外飛蛾亦懼他莫學螳螂捕蟬勇須知黃雀奈君何林子中時爲發運過而見之召而誚責且戒以無爲浮薄因薦之于朝云

復齋漫錄云王直方詩話記徐師川早朝詩內一聯云黃氣遠臨天

北極紫宸住在殿中央以余觀之乃全是杜子美玉几猶來天北極
朱衣只在殿中央一聯也

詩說雋永云徐師川贈鄭公實謚詩云平生不喜劉蕡策色色人中
自有人又云字得蘇黃妙文薰班馬香鄭有詩集其間與張嘉父唱
酬頗多茗溪漁隱曰師川因鄭謚而進致身樞府東湖集中與鄭唱
酬亦多如誰家竹可款何處酒難忘皆一時唱酬之詩也贈張仲宗
云詩如雲態度人似柳風流題于生畫云故山黃葉下夢境白鷗前
此集中好句也

詩說雋永云丁未之春汴清淮濁錢遜叔登淮山樓詩云華戎變氣
俗淮汴倒清渾徐師川詩云淮流漲後濁汴水淺來清

呂氏童蒙訓云呂與叔嘗作詩云文如元凱徒稱僻賦似相如止類
俳唯有孔門無一事只傳顏氏得心齋橫渠讀詩詩云置心平易始
知詩楊中立云知此詩則可以讀三百篇矣

復齋漫錄云吳丞相敏十歲時遊山寺賦詩云古木霜根重殘僧雪頂深棟梁元剝落香火半消沉在真州時贈吳正仲詩先生古人風文字祖西漢不令萬錢食亦合五花判

四六談麈云汪退傳初坐陳東歐陽澈事降官後復以啓謝廟堂時相作荅啓云一男子之上書人何足道諸大夫曰可殺公豈容心熊太學叔雅之詞也陸逸中德先宣和間再爲中執法嘗彈蔡條范丞相建炎間荅其啓云久居言路評彈多權貴之臣屢掌文衡登拔皆純正之士范射策陸曾謂其不純正舒起居清國之詞也

師友談記云友人董耘饋長沙猫笋薦以享太史公太史公輒作詩爲貺因筍寓意且以爲贈爾其詩曰穿雲斲石遠林空來涉烟波萬萬重實比梧桐能食鳳籜翻風雨便成龍一枝未許塵鞍掛千畝終留渭水封陋巷菜羹知不稱君王玉食願時供薦卽和之亦以寓自興之意且述前相知之情焉其詩曰節藏泥滓氣凌空薦俎寧知肉

味重未許韋編充簡冊也勝絲縷誑蛟龍短萌任逐霜刀重美榦須
煩雪壤封他日要令高士愛不應常奉宰夫供秦少游亦和之曰楚
山春筍斲雲空北客常嗟食不重秀色可憐刀切玉清香不斷鼎烹
龍論羹不愧蓴千里入貢常隨傳一封薄祿奉親甘旨少滿苞時賴
故人供茗溪漁隱曰李方叔稱范淳父爲太史公以其爲國史修撰
故也

茗溪漁隱曰詩選云朱喬年絕句春風吹起籜龍兒戢戢滿山人未
知急喚蒼頭斲烟雨明朝吹作碧參差蓋前人有詠筍詩云急忙且
喫莫踟躕一夜南風變成竹喬年點化乃爾精巧余觀魯直已先有
此句從斌老乞苦筍云煩君更致蒼玉來明日風雨皆成竹前詩並
蹈襲魯直也

詩說雋永云晁冲之叔用樂府最知名詩少見于世政和末先公爲
御史朱深明爲郎官其謝先公寄茶兼簡深明詩曰諫議茶猶寄郎

官迹已疎斜封三道印不奉一行書會遠長安去終臨顧渚居大江清見底爲問渴如何

詩說雋永云蔡攸入燕其父魯公寄詩云百年盟誓宜深慮六月王師盡少休緇衣堂下清風滿早早歸來醉一甌茗溪漁隱曰蔡京知伐燕之役爲不可胡不以告于上但形于詩句以沽名其不忠之甚歟其本卦一精而精而復之其本卦一精而精而復之其本卦一精而精而復之

復齋漫錄云西清詩話記其父蔡元長喜周邦彥祝壽詩云化行禹貢山川外人在周公禮樂中余以爲此乃摸寫東坡藏春塢詩年拋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履中是也

四六談麈云靖康間劉觀中遠作百官賀徽廟還京表云漢殿上皇本是野田之叟唐朝肅帝又非揖遜之君何桌文縝索筆塗之用此二事別作一聯云擁篲却行陋未央之過禮執鞚前引笑靈武之曲恭康執權平仲在揚州草宗開封制云想望夷門未泯葱葱之佳

氣顧瞻淮甸安能鬱鬱而久居

茗溪漁隱曰閩中近時刊行詩話總龜卽舒城阮閱所編詩總也余家有此集今總龜不載此序故錄于此云余平昔與士大夫遊聞古今詩句膾炙人口多未見全本及誰氏所作也宣和癸卯春來官柳江因取所藏諸家小史別傳雜記野錄讀之遂盡見前所未見者至癸卯秋得一千四百餘事共二千四百餘詩分四十六門而類之其播揚人之隱慝暴白事之曖昧猥陋太甚雌黃無實者皆略而不取至其本惟一詩而記所取之意不同如栗爆燒氈破猫跳觸鼎翻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載所作之人或異如幾夜礙新月半江無夕陽斜陽如有意偏傍小窗明如此之類皆兩存之若愛其造語之工而舉一聯如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不知其全篇亦有喜其用字之當而論一字如惠和官尙小師達祿須干不知其所引自誤如此之類咸辨證之然皆前後名公鉅儒逸人達士傳諸搢紳間而著以

爲書不可得而增損也但類而總之以便觀閱故名曰詩總倦游歸田幅巾短褐松窗竹几時卷舒之以銷閑日不願行于時也世間書固未盡於此後有得之者當續焉宣和五年十一月朔舒城阮閱序苕溪漁隱曰王周士和人詩云人情千里白頭浪世事幾番黃葉風宋大觀題嚴子陵祠堂云英姿凜凜都如在盛夏釣臺風月寒石敏若新蟬云滿身美蔭抱高柳問汝適從何處來初寮集載其父投壺云勢如高捧金徒箭聲似連鏗玉殿籤皆善造語亦可喜也

了齋集云余讀左經臣詩編有招友人之句云一別又經無數日百年還得幾多時非特詞意清逸可玩味也老于世途幻景迅速讀此二語能無警乎

許彥周詩話云楊舜韶名友夔長僕十餘歲向同在姑蘇時盜賊發孫堅墓楊作詩云闔廬城邊荒古丘昔誰葬者孫豫州久無行客爲下馬時有牧童來放牛嗚呼舜韶今亡矣他詩皆工必傳於世也

復齋漫錄云東魯孔傳字聖傳先聖之裔而中丞道輔之孫也爲人博學多聞取唐以來至于吾宋詩頌銘贊奇編奧錄窮力討論纖芥不遺撮其樞要區分彙聚有益于世者續唐白居易六帖謂之六帖新書韓子蒼爲篇引以爲孔侯之書如富家之儲材棟榱枅栱雲委山積匠者得之應手不窮其用豈小至貪多務得晦而不出幸人之不知以成己之名者此侯之所恥也茗溪漁隱曰六帖新書出于東魯兵火之餘南北隔絕其本不傳於江左使學者弗獲增益聞見惜哉近時有緇素雜記學林新編藝苑雌黃此三書皆相類辨正古今訛舛校定史傳得失誠有補於學者吾于叢話固嘗采摭云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章郇公得象爲職方知洪州罷歸丁晉公與楊文公博召數人皆不至丁以爲二人博無歡楊曰有章職方者善博可召之旣至丁不勝輸銀器數百兩章初無喜色亦不辭他日又博章輸銀器數百兩亦無吝色丁由是佳其有度量援引以至清顯楊

亦嘗稱郇公他日必爲公台厚遇之
茗溪漁隱曰三朝正史云楊億祖文逸爲唐玉山令億將生文逸夢
一道士自稱懷玉山人未幾億生有紫毛披體長尺餘經月乃落本
朝名臣傳云母章氏始生億夢羽衣人自稱武夷君託化旣誕則一
鶴雛盡室驚駭貯而棄之江其叔父曰我聞間世之人其生必異追
至江濱開視則鶴蛻而嬰兒具焉體猶有紫毳尺餘旣月乃落二書
所紀不同予謂名臣傳其言怪誕良甚當以正史爲是也

東臯雜錄云時邦美陽武人父爲鄭州牙校補軍將吏部差押綱至
成都時年六十四婦方四十餘未有子謂其夫曰我有白金百星可
攜行至蜀求一妾歸冀得子爲身後計父至成都輸納畢訪牙僧見
一女甚端麗詰其家世不對窺見以布總髮怪問之悲泣曰父本都
下人爲雅州掾官卒扶護至此不能歸鬻妾欲辦裝耳父惻然攜金
往見其母以助其行又爲幹行計同上道路中謹事掾妻如部曲至

都下僦居菽殯畢方辭歸妻迎問買妾狀具以實告未幾妻有孕一
夕夢有數人披衲襖輿一金紫人留堂中及日邦美生後堂犬亦生
九子故小字十狗後登進士第一官至吏部尚書
四六談麈云靖康間京兆尹程伯起謝賜出等牙簡表云看山拄頰
敢爲晉士之清狂上馬投囊豈有唐賢之風度汪彥章詞也翟公巽
以陳通之亂自越援杭其謝降官表云豈比越人坐視秦人之瘠欲
安劉氏固知晁氏之危李漢老坐其兄會稽失守落職謝表云包胥
不食而哭秦素心猶在李陵得當而報漢後效難期席大光罷參政
爲潭帥謝表云暴揚之惡初過于共兜播告之詞忽同於方召
詩選云蘇庠養直嘗盛夏追涼方與客對棋有衣褐者特謁云羅浮
山道人江觀潮未及起迎道人直造就坐旁若無人養直驚愕問所
從來荅曰羅浮黃真人以公不好世人之所好炁母已成令某持丹
度公可服之袖中出一小盒藥黃色而膏融養直遲疑問道人道此

丹非金非石乃真炁煉成疑卽且止俟有急服之出門徑去俄頃不見養直以丹置佛室後與客飲醉後食蜜雪和以龍腦一夕暴下而卒所親記道人之言亟取丹視之其堅如石磨以飲之卽甦自是康強異常齒落者復生髮白者再黑目枯者更明紹興十七年歲旦日與家人酌別且告辭鄰里二日東方未明披衣曳杖出門行步如飛妻孥奔逐僅能挽其衣則已逝矣苕溪漁隱曰洪慶善與養直皆丹陽人予以問慶善慶善云初無此事乃曾端伯得之傳聞之誤耳余于後湖集序嘗言之云不待訪丹砂于岫螻依羽人于丹丘而羅浮之客九轉之丹至矣僕馳書問之且丐錄近詩居士荅言頃得方士神藥奪命鬼手中服食以來哦詩結字無復餘習矣養直後以壽終亦無他異端伯之言不可信也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劉貢父言李宥知江寧府遭火疑軍士爲變不救遂燔市里寺觀府庫皆盡宥令幕職方龜年作表奏內曰不意禍

起蕭牆釁生回祿時新有衛士之變朝廷惡其言由是州官得罪皆重以宥年老直除分司

元城先生語錄云先生平日皆莊語有一雅謔漫記之先生爲諫議大夫日值除一執政姓胡名不欲記之先生再三論列文字不降出時劉貢父爲給事中先生于朝路見之問曰昨晚有甚文字降出貢父曰豈非器之于新除有異聞乎先生曰然若遲回不去當率全臺諫攻之孔子所謂鳴鼓而攻之者貢父應聲曰將謂是暗箭子元來是鳴鼓兒聞者皆啓齒先生素嚴毅亦有笑容又曰貢父好謔然立身立朝極有可觀故某與之交遊

復齋漫錄云王直方詩話記陳輔題湖陰先生壁詩云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荆公見而笑曰此戲君爲尋常百姓耳然余觀山谷有詩荅直方送並蒂牡丹云不如王謝堂前燕曾見新粧並倚欄若以荆公之言則直方未免爲山谷所戲正苦不自覺耳

詩說雋永云石藏用劉寅俱擅醫名石喜用熱藥劉喜用涼藥京師爲之語曰藏用篋中三斛火劉寅匣內一壺冰
龍川略志云彭山有隱者通古醫術與世諸醫所用法不同人莫之知單驤從之學盡得其術遂以醫名於世治平中予與驤過廣都論古今術同異驤旣言其略復歎曰古人論五臟六腑其說有謬者而相承不察欲以告人人罕信者古說左腎其腑膀胱右腎命門其腑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繫胞以理推之三焦當如膀胱有形質可見而王叔和言三焦有藏無形不亦大謬乎蓋三焦有形如膀胱故可以藏有所繫若其無形尙何以藏繫哉其所以謂之三焦者何也
三焦分布人體中有上中下之異方人心湛然慾念不起則精氣散在三焦榮華百骸及其慾念一起心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入命門之臟輸瀉而出故號此腑爲三焦耳世承王叔和之謬而不悟可爲長太息也予甚異其說後爲齊州從事有舉子徐遁者石守道之壻

也少嘗學醫療病有精思予爲述驤之言遁喜曰齊嘗大飢羣凶相
變割而食有一人皮肉盡而骨脉全者遁以學醫故往觀其五臟見
右腎下有脂膜如手大者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脉自其中出夾脊
而上貫腦意此卽導引家所謂夾脊雙關者而不悟脂膜如手大者
之爲三焦也單君之言與所見懸合可以正今人之謬矣

上庠錄云元祐間馬涓張庭堅等四人擅名太學時號四俊劉燾湖
州人年少亦自負初補太學生聞而慕之以刺謁曰不識可當一俊
否涓等哂之燾復曰何得是名涓等設詭計以困之曰每試當預約
一字限於程試中用之善者乃預旣而私試之燾請字涓曰第一句
用將字其時策問 神宗實錄燾對曰秉史筆者權猶將也雖君命
有所不受而況其它乎後果爲第一聞者服之因目燾曰挨屍俊
復齋漫錄云劉幹始爲尉於洪之豐城性不飲酒飲則面色爲之烘
然時郡推官沿檄抵邑能飲啖與公同會以諺語戲公曰小器易盈

真縣尉荅曰窮坑難滿是推官

詩說雋永云李伯紀爲行營使時王仲時張仲宗俱爲屬王頎長張短小白事相隨一館職同在幕下戲云啓行營大雞昂然來小雞竦而待

東臯雜錄云葉祖義少游太學有俊聲滑稽無窮嘗戲作詩云醉來黑漆屏風上草寫盧仝月蝕詩

上庠錄云政和丙申殿試何棗爲狀元潘良貴次之皆年少有丰貌而第三人郭孝友頗古怪唱名日呵出御街觀者皆曰狀元真何郎榜眼真潘郎第三人真郭郎也

文昌雜錄云昔見故老言有一朝士好爲諧謔嘗云近求得一對的似有理曰躁因修賀刺怒爲荅空書聞者無不大噱

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三十六

少育野曰黠因幼賢陳慈為蒼空書閣者無不大契

文昌錄殺云昔長姑法言有一陳士致為詰詰嘗云衣末翁一樓幽

黠則真翻想策三人真存想世

而策三人得奉文融古到國客日出悔街購者皆曰紫云真何須

土辛殺云如味因申烟嘉可集為紫云紫夏貴之之皆幸少育丰錄

黑黍異風土草寫亂全月臉精

東舉錄殺云葉因錄少滋太學育對獲散蘇無寧嘗趨打精云烟來

而卦

跌小白事昧謂一說鄰同去幕下趨云答許營大義最然來小義粒

結詩畫不云李自臨論行營剪排王中却聚中宗財為鳳王即身聚

具線佩蒼曰解社護衛長掛官

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三十七

大梅

傳燈錄云師住天台山梅子貞舊隱一僧入山迷路問曰和尚在此山多少時也師曰只見四山青又黃又問出山路什麼處去師曰隨流去僧歸說似鹽官鹽官令僧去請師出山師有偈云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尤不顧郢人那得苦追尋大寂聞師住山乃令一僧到問云和尚見馬師得個什麼便住此山師云馬師向我道卽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云馬師近日佛法又別師云作麼生別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師云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曰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卽心卽佛其僧回舉似馬祖祖云大衆梅子熟也茗溪漁隱曰韓子蒼送僧住梅山詩寺門岑寂知何許想對千岩萬壑開待得梅山梅子熟不辭先寄一枝來用前事也

天衣

僧寶傳云懷東游至翠峯翠峯衆咸懷當營炊自汲澗折擔悟旨顯
公印可以爲奇辭去久無耗有僧自淮上來曰懷出世鐵佛矣顯使
誦提唱之語曰譬如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
之情顯激賞久之

端師子曰又豈非少非將謂云豈非真無廣人未育了日

僧寶傳云端師子始見弄獅子者發明心要則以彩帛像其皮時時
著之因以爲號秦少游聞其道高請升座端以手自指曰天上無雙
月人間只一僧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少游首肯之能誦法華經
必得錢五百乃開帙日誦數句卽持錢地坐去其缺薄者易之而去
好歌漁父詞月夕必歌之達旦有狂僧回頭和尚以左道鼓動流俗
士大夫亦安其妄方對丹陽呂公肉食端徑至指曰正當與麼時如
何是佛回頭不能遽對端捶其頭推倒乃行又有妖人號不托掘秀
州城外地有佛像建塔其上傾城敬信端見堪住曰如何是佛不托

擬議端趨之而去章相子厚請升座使俞秀老撰疏敘其事曰推倒
回頭趨翻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端聽僧官宣至
此以手擲揄曰止乃引聲吟曰本是瀟湘一釣客自東自西自南北
大衆雜然稱善端顧笑曰我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山谷云釣魚船上謝三郎雙鬢已蒼蒼莎衣未必貴不肯換金章汀
草畔浦花傍靜鳴榔自來往好箇漁父家風一片瀟湘金華俞秀老
作此篇道人多傳之非道意岑寂其語不能如是茗溪漁隱曰傳燈
錄云玄沙福州閩縣人姓謝氏幼好垂釣泛小船於南臺江狎諸漁
者年甫三十忽慕出塵乃棄釣艇投芙蓉山訓禪師落髮秀老用其
事也

參寥

復齋漫錄云參寥詩可人惟有秦淮月出沒涓涓波浪中子瞻送蜀
僧詩當時半破峨眉月還在平羌江水中二意偶同

復齋漫錄云唐僧皎然荅李季蘭詩天女來相試將花欲染衣禪心竟不起還捧舊花歸乃悟參寥荅妓詩禪心已作沾泥絮肯逐東風上下狂之意

茗溪漁隱曰冷齋夜話謂道潛作詩追法淵明其詩有逼真處曰數聲柔櫓蒼茫外何處江村人夜歸又曰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余細細味之句格固佳但不類淵明語豈得謂之逼真處若東坡和陶詩前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此方是逼真處惠洪不善評詩其言豈足憑哉

山谷云冷

洪覺範

茗溪漁隱曰僧寶傳覺範所撰也但欲馳騁其文往往多失事實至于作贊又雜以詩句此豈史法示褒貶之意乎其詩有云行盡湘西十里松到門却立數諸峯崇公事跡無尋處庭下春泥見虎踪又云廬山殿閣如生成食堂處處禪床折我比三門似冷灰盡日長廊卷

風葉又爲奇語云如月照衆水波波頓見而月不分如春行萬國處處同時而春無迹但其才性疑爽見于言語文字間若于禪門本分事則無之也

冷齋夜話云予留南昌久而忘歸獨行無侶意緒蕭然偶登秋屏閣望西山于是浩然有歸志作長短句寄意其詞曰城裏久偷閑塵浣雲衫此身已是再眠蠶隔岸有山歸去好萬壑千岩霜曉更凭欄減盡晴嵐微雲生處是茅菴試問此生誰作伴彌勒同龕

復齋漫錄云臨川距城南一里有觀曰魏壇蓋魏夫人經遊之地具諸顏魯公之碑以故諸女真嗣緒不絕然而守戒者鮮矣陳虛中崇寧間守臨川爲詩曰夫人在兮若冰雪夫人去兮仙蹤滅可惜如今學道人羅裙帶上同心結洪覺範嘗作長短句贈一女真云十指嫩抽春笋纖纖玉軟紅柔人前欲展強嬌羞微露雲衣霓袖最好洞天春晚黃庭卷罷清幽凡心無計奈閒愁試撚花枝頻嗅

許彥周詩話云近時僧洪覺範頗能詩其題李愬畫像云淮陰北面
師廣武其氣豈止吞項羽公得李祐不肯誅便知元濟在掌股此詩
當與黔安並驅也頃年僕在長沙相從彌年其他詩亦甚佳如云含
風廣殿聞碁響度日長廊轉柳陰頗似文章巨公所作不類衲子又
善作小詞情思婉約似秦少游至如仲殊參寥雖名世皆不能及

清順

復齋漫錄云冷齋夜話記西湖僧清順詩久從林下游頗識林下趣
從渠綠陰繁不礙清風度閑來石上眠落葉不知數一鳥忽飛來啼
破幽寂處予見子蒼言後四句不同云困卽蟠石眠莫省落花數惟
聞犬吠聲更入青蘿去後兩句雖不同無害第落葉不知數一句不
可蓋初夏間未應落葉之多耳苕溪漁隱曰惟聞犬吠聲更入青蘿
去乃惠諗詩東坡嘗和之云惟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者是也子蒼
之言復齋之記皆誤也

緇黃雜記

復齋漫錄云前輩好稱僧悟清詩鳥歸花影動魚沒浪痕圓以爲句
意皆新然余讀後梁沈君攸臨水詩云花落圓紋出風急細流翻乃
知魚沒浪痕圓之句出于此

塵史云劉氏傳記載煬帝既誅薛道衡乃云尙能道空梁落燕泥否
蓋道衡詩嘗有是句楊公談苑載僧希晝北宮書亭云花露盈虫穴
梁塵隨燕泥予以爲鍊句雖工而致思不逮于薛矣

復齋漫錄云元豐末張詵樞言龍圖之守杭也一日宴客湖上劉涇

巨濟僧仲殊在焉樞言命卽席賦詩曲巨濟先唱云憑誰妙筆橫掃

素縑三百尺天下應無此是錢塘湖上圖仲殊遽云一般奇絕雲淡

天高秋夜月費盡丹青只這些兒畫不成樞言又出梅花邀二人同

賦仲殊卽作前章云江南二月猶有枝頭千點雪邀上芳樽却占東

君一半春巨濟不復繼也後陳襲善云我爲續之曰尊前眼底南國

風光都在此移過江來從此江南不復開

古今詞話云東坡守錢塘劉巨濟赴處州道過錢塘東坡留飲于中和堂僧仲殊與焉時堂之屏有西湖圖東坡遽索牋管作減字木蘭花曰憑誰妙筆橫掃素縑三百尺天下應無此是錢塘湖上圖以後疊屬巨濟辭遜再三遂以屬仲殊繼曰一般奇絕雲淡天高秋夜月費盡丹青只這些兒畫不成東坡大稱賞之苕溪漁隱曰此詞首句云憑誰妙筆橫掃素縑三百尺則是初無此西湖圖姑言之耳詞話乃云中和堂屏有西湖圖可見其附會爲說全與詞意不合以此驗之其以爲東坡作亦必妄言當以復齋爲正也

許彥周詩話云晦堂心禪師初退黃龍院作詩云不住唐朝寺閑爲宋地僧生涯三事納故舊一枝藤乞食隨緣過逢山任意登相看莫相笑不是嶺南能此詩深靜平寔道眼所了非世間文士詩僧之所能彷彿也

詩說雋永云泉州僧慶老有詩云交情老去淡如水病骨秋來瘦似松真方外語也

茗溪漁隱曰予嘗愛政黃牛山中偈云橋上山萬層橋下水千里惟有白鷺鷥見我長來此造語平易不加雕斲而清勝之景閑適之意宛然在吾目中矣

復齋漫錄云西清詩話取瘦權谷口未斜日數峯生夕陰之句然宋之問詩云日落西山陰衆草起寒色權意取此沈約登玄鶴樓詩亦云雲來片嶺黑日下半溪陰茗溪漁隱曰癩可東溪集有詩云偃步入蘿徑綿延趣最深僧居不知處彷彿清磬音石梁邀屢度始見青松林谷口未斜日數峯生夕陰淒風薄喬木萬竅作龍吟摩挲綠苔石書此慰幽尋復齋以爲瘦權詩誤矣

茗溪漁隱曰汪彥章龍溪集有霜餘溪上四絕癩可東溪集亦有霜餘溪上五絕內四絕卽龍溪集中詩但一絕不是所謂故人江北江

南岸者餘皆同之不知竟誰作邪四絕中其一云水似秋蛇巧作蟠
山如濃翠擁高鬟清風明月元無主乞我烟蘿茅數間殊清駛可愛
筆談云知道者苟未至脫然隨其所得淺深皆有效驗尹師魯自直
龍圖閣謫官過梁下與一佛者談師魯自言以靜退爲樂其人曰此
猶有所係不若進退兩忘師魯頓若有所得自爲文以記其說後移
鄧州是時范文正公守南陽少日師魯忽手書與文正別仍囑以後
事文正極訝之時方饌客掌書記朱炎在座炎老人好佛學文正以
師魯書示炎曰師魯遷謫失意遂至乖理殊可怪也宜往見之爲致
意開譬之無使成疾炎卽詣之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見炎來道文
正意尹笑曰何希文惟以生人見待洙死矣與炎談論頃時遂隱几
而卒炎急使人馳報文正文正至哭之甚哀師魯忽舉頭曰早已與
公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所以師魯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豈不達
此仍問其後事師魯曰此在公耳乃揖希文復逝俄頃又舉頭顧希

文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言訖遂長往師魯所養至此可謂有力矣
尙未能脫有無之見何也得非進退兩忘猶存于胸中歟
茗溪漁隱曰余讀劉與朝悟道發真集其言曰余少治儒術長登仕
版蓋未嘗信佛也三十有二歲見東林長老總公與之語七日始生
信焉卽取其書讀之三年蓋恨其信之之晚也然循其理而體會則
似悟還迷依其法而行持則慙靜還擾旣而閱傳燈錄始知佛有法
眼妙心密相付囑而達摩西來單傳此事衆生悟者可以見性而了
心其後發明此事但覺境界非常取證道歌讀之句句盡是吾之心
地讀至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如是希奇之事吾今已
得現前任是千聖出來也須退步始得示人以偈曰世間多少英雄
漢終日迷頭没人喚可憐眼底黑漫漫不見驪珠光燦爛過今晡又
來日不覺年華暗中換急擡頭高着眼徑寸不在蚌中產靈利男兒
薦得時好笑教渠腸欲斷又有詩云今古堂堂此事同歸因處處獲

圓通片心豁去滄溟窄
雙眼開來宇宙空
出海銀蟾光動地
離弦金鏃疾追風
須知佛祖埋藏後
坐斷千崖是此翁

蘇子由云聰禪師昔以講誦爲業
晚游淨慈本師之室誦南岳思大
和尚口吞三世諸佛語迷悶不能入
一日爲本燒香本曰吾疇昔爲
汝作夢甚異汝不悟將死不可不勉
師茫然不知所謂既而禮僧伽
像醒然有覺知三世可吞無礙也
趨往告本本曰向吾夢汝吞一世
界吞一剗刀汝今日始從迷悟是始
出家真吾子也乃擊鼓升座爲
衆說此事聰作禮涕泣而罷聰往高
安聖壽禪院余嘗從之問道聰曰
吾師本公未嘗以道告人皆聽其自
悟吾今亦無以告子余從不告門
久而入道乃爲頌曰道不可告告
卽不得以不告告是真告敕香巖
辭去得之瓦礫臨濟不喻至愚而
悉非愚非瓦皆汝師力有不至此
是非出家夢吞剗刀髮落如花游
行四方物莫能遮終亦不告獨障
其邪弟子度者數如恆河沙茗溪
漁隱曰禪門須是悟入方爲

究竟倘不爾亦安能七縱八橫去處自在也哉余觀劉興朝見惠林
沖老沖爲焚香設誓曰我法中自有悟門若也以無爲有卽是誑汝
吾當永墮無間地獄吾將此身設大誓願願汝此去堅信不退他日
有見方表斯言又龍門言有李提刑者將傳燈錄白先師云某素留
心此道每看此錄多有不會處望一一開示先師云此事不如是理
會須有省悟始得若有省悟無有不會者自不消問人若無省悟祇
那會處亦未是在二大士之言真得其要矣

苕溪漁隱曰陳體常荅黃冕仲二書敘學佛之旨深切著明余嘗三
復其言歎其有理恨未能盡行也體常又有頌六首今錄二首其一
云密坐研窮省細微到頭須是自忘機應無祖佛能超越豈有冤親
更順違歷歷孤明尤認影巍巍獨步尙披衣翻嗟會得昭靈者也道
尋師得旨歸其二云個中端的有誰知知者歸來到者稀卽見卽聞
還錯會離聲離色轉乖違山青水綠明玄旨鶴唳猿啼顯妙機有意

覓渠終不遇無心到處盡逢伊

冷齋夜話云陳瑩中北歸過南昌言鄒志完在韶州極精進閉門誦華嚴經舍利生袖間此真入信位日誦華嚴經於觀音像前有修竹三根生像之後志完揭茅出之不可乃垂枝覆像如世所畫寶陀岩竹今尤無恙韶人扃鑰之以爲過客游觀北還至永州澹山岩有馴狐凡貴客至則鳴志完將至而狐輒鳴寺僧出迎志完怪之僧以狐鳴爲言志完作詩曰我入幽岩亦偶然初無消息與人傳馴狐戲學仙伽客一夜飛鳴報老禪

法藏碎金云太白夜懷有句云宴坐寂不動大千入毫髮潘祐獨坐有句云凝神入混茫萬象成虛空予愛二子吐辭精敏之力入道深密之狀合而書之聊資己用

茗溪漁隱曰余觀誌公十二時頌自非深悟上乘同佛知見豈能作此語也是時達磨猶未西來誌公已明此理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

然者誌公沒于天監十三年而達磨以普通八年至金陵由此之魏
傳佛心印禪宗方興近世學佛者往往忽此頌而弗觀蓋貴耳而賤
目耳予嘗手書此頌置之座右朝夕味之尤愛其最後一首云雞鳴
丑一顆明珠圓已久內外推尋覓總無境上施爲渾大有不見頭又
無手世界壞時終不朽未了之人聽一言只這如今誰動口以至三
祖信心銘永嘉證道歌皆禪學之髓初地之人其可弗觀乎二於中
東臯雜錄云漣水天長寺婁道者塔靈爽甚著行狀云觀音化身也
太祖太宗真宗仁宗皆嘗召至京師欲留之不可曰臣與漣水人有
宿緣不歸淮水必爲暴漣人魚矣許之皆賜御筆至今匣藏寺中真
宗召入禁中時欲立章獻未決命嬪御出見師閱之凡二百許人皆
無語至章獻挽之曰陛下可善遇此人能與陛下主家計真宗奇之
意遂定及章獻垂簾又召至錫賚不貲復歸有新知軍入境雅不喜
師遂告其徒緣盡當滅知軍疑其詐死命焚之凡三日衣衾不動其

徒禱曰師不違衆願不若應火化忽雷雨驟作水滿庭薪火皆滅口中出白烟自焚立盡而目睛舌根不壞舍利無數邦人葬其骨淮岸目睛舌根舍利藏塔下至今淮水漲溢至塔卽止後賜塔額許歲度兩僧人禁中執燈立竟未幾出見諸國之人二百指人皆

僧寶傳云言法華者莫知其所從來相傳言誦法華經故以爲名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儲未立天下寒心諫官范鎮首發大議乞擇宗室之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典宿衛尹京邑以繫天下之望并州通判司馬光亦以爲言凡三上疏一留中二付中書上夜焚香默禱曰翌日化成殿具齋虔請法華大士俯臨無却清旦上道衣凝立以待俄馳奏言法華自右掖門徑趨將至寢殿侍衛呵止不可上笑曰朕請而來耳有頃至輒升御榻跏趺而坐受供訖將去上曰朕以儲嗣未立大臣咸以爲言侵尋暮晚嗣息無有期一決之師索筆引紙連書曰十三十三凡數十行擲筆無他語皆莫測

其意其後英宗登極乃濮安懿王第十三子方驗前言也
東臯雜錄云裴休與黃蘗爲忘年友一日同行宛水上見有駕柴車
過隄下泥深牛憊鞭之不已休方止其鞭者蘗遽曰不可不重打兩
脚時勸不得四脚時不肯行也好打

三山老人語錄云明州妙音僧法淵爲人佯狂日飲酒市肆歌笑自
如丐錢于人得一錢卽欣然以爲足得之多復與道路廢疾窮者能
言人禍福無不驗人疑其精于術數故號淵三命發言無常及問之
掉頭不顧惟云去去有喪之家必往哭之葬則送之無貧富皆往莫
測其意人以爲狂又號曰顛僧大覺禪師初住育王開堂僧偃然出
問話人莫不竊笑大覺問顛僧是顛了僧僧了顛荅云大覺是大了
覺覺了大大覺嘿然衆皆驚駭一日忽于市相別攜酒一壺至郡守
宅前據地而飲觀者千餘人酒盡懷中出頌一首欲化去衆皆引聲
大呼云不可於此遂歸妙音趺坐而化頌曰咄咄平生顛蹶欲問臨

行爐中大雪真相至今存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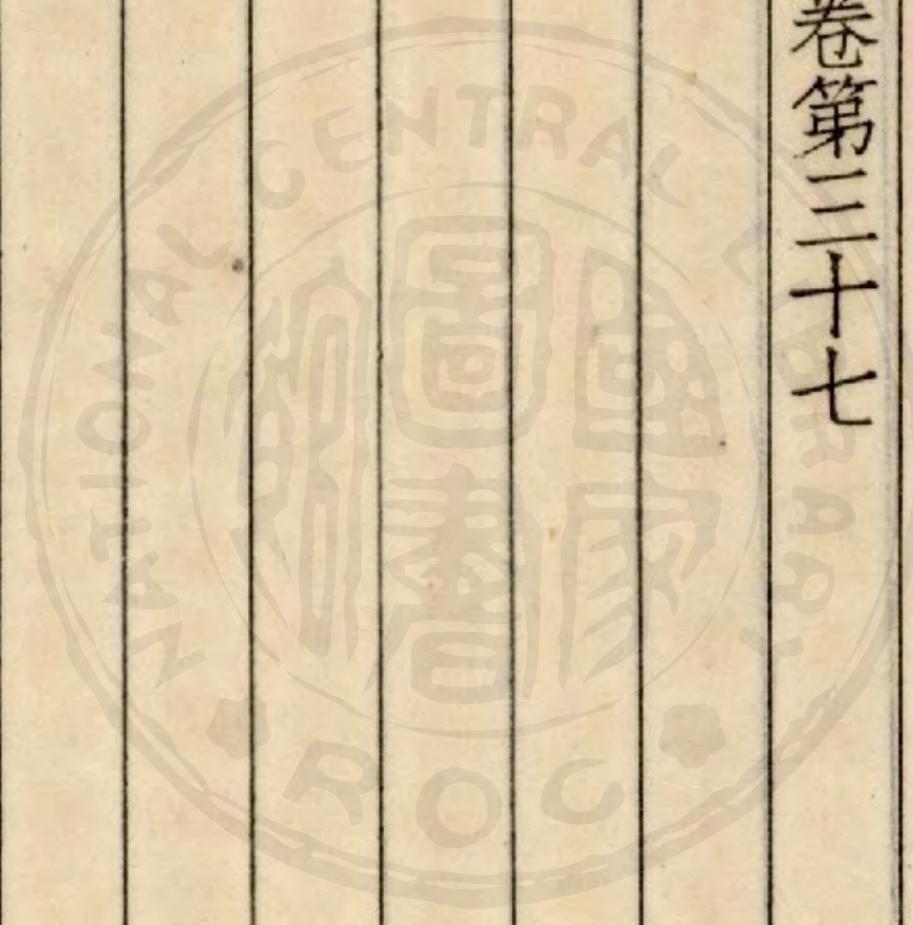
東臯雜錄云蓬州道士賈善翔字鴻舉能劇談善琴嗜酒士大夫喜與之游東坡嘗過之戲書問曰身如芭蕉心如蓮花百節疎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八萬四千末云鴻舉下語賈荅曰老道士這裏沒許多般數張天覺跋其後云去時八萬四千不知落在那邊若不斬頭覓話誰知措大參禪

東臯雜錄云元豐中高麗遣一僧入貢頗辯慧赴筵設葷酒自如命楊次公接伴一日出令曰要兩古人姓名爭一物沙門曰古人有張良有鄧禹爭一傘良曰涼傘禹曰雨傘次公曰古人有許由有晁錯爭一葫蘆由曰油葫蘆錯曰醋葫蘆

四六談塵云政和間以僧爲德士冠服如道士有一長老升堂云石霜奪得裴休笏用在今朝曹溪留下祖師衣已爲陳迹又一長老乞入道表云一入蠻夷之風教遂亡父母之髮膚幾同去國之人忽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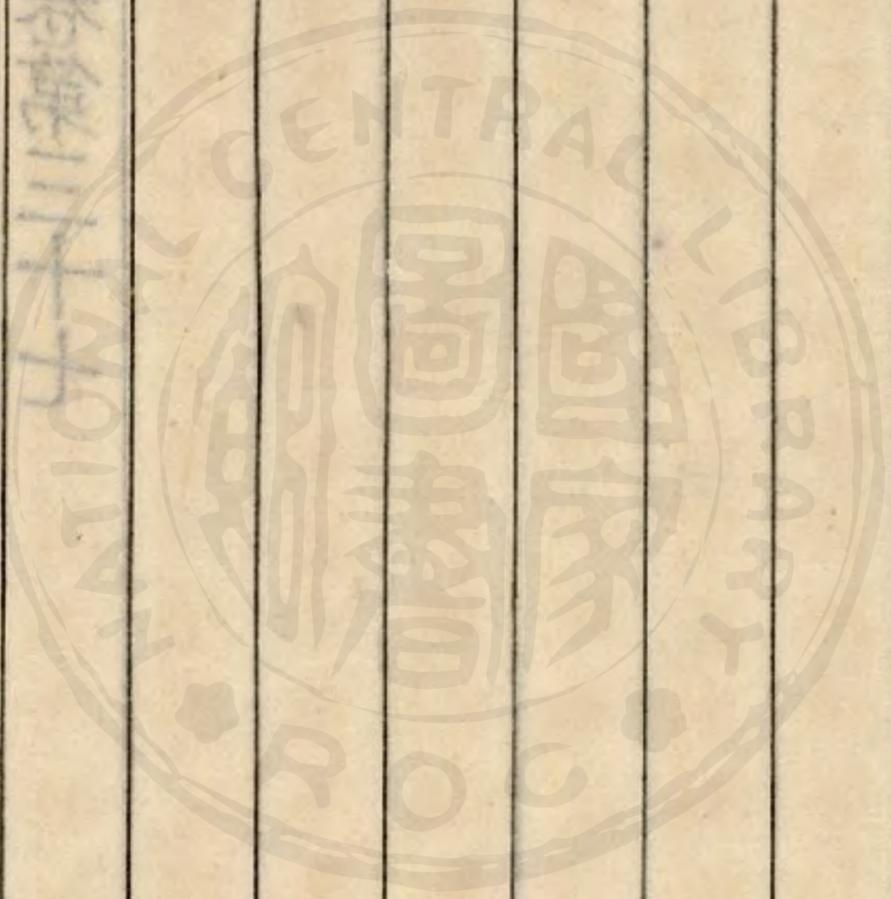
指天之斗倘得回心而嚮道便當合掌以擎拳

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三十七



蘇軾詩集卷第二十五

許大夫平謝野回心而醫黃野當合草以藥奉



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三十八

回仙

回仙自作傳云吾乃京北人唐末累舉進士不第因游華山遇鍾離傳授金丹大藥之方復遇苦竹真人方能驅使鬼神再遇鍾離盡獲希夷之妙旨吾得道年五十第一度郭上竈第二度趙仙姑郭性頑鈍只與追錢延年之法趙性通靈隨吾左右吾惟是風清月白神仙聚會之時嘗游兩浙京汴譙郡嘗着白襪衫角帶左眼下有痣如人間使者筋頭大世言吾賣墨飛劍取人頭吾聞哂之實有三劍一斷煩惱二斷貪嗔三斷色慾是吾之劍世有傳吾之神不若傳吾之法傳吾之法不若傳吾之行何以故爲人若反是雖攜手接武終不成道

道
計
中
養
氣
神
水
氣
神
木
氣
神
木
金
間
調
不
因
神
計
此
事
難
矣
道
要

茗溪漁隱曰回仙有沁園春一闋明內丹之旨語意深妙惜乎世人但歌其詞不究其理吾故表而顯之云七返還丹在人先須煉已待

時正一陽初動中宵漏永温温鉛鼎光透簾幃造化爭馳虎龍交合
進火功夫猶鬪危曲江上看月華瑩靜有個烏飛當時自飲刀圭又
誰信無中養就兒辨水源清濁木金間隔不因師指此事難知道要
玄微天機深遠下手速修猶太遲蓬萊路仗三千行滿獨步雲歸
陸元光回仙錄云吳興之東林沈東老能釀十八仙白酒一日有客
自號回道人長揖于門曰知公白酒新熟遠來相訪願求一醉寶熙
寧元年八月十九日也公見其氣骨秀偉楚然起迎徐觀其碧眼有
光與之語其聲清圓於古今治亂老莊浮圖氏之理無所不通知其
非塵埃中人也因出酒器十數於席間曰聞道人善飲欲以鼎先爲
壽如何回公曰飲器中惟鍾鼎爲大屈卮螺杯次之而梨花蕉葉最
小請戒侍人次第速斟當爲公自小至大以飲之笑曰有如顧愷之
食蔗漸入佳境也又約周而復始常易器滿斟於前笑曰所謂尊中
酒不空也回公興至卽舉杯浮白常命東老鼓琴回乃浩歌以和之

又嘗圍棋以相娛止弈數子輒拂去笑曰祇恐碁終爛斧柯回公自
日中至暮已飲數斗了無醉色是夕月微明秋暑未退蚊蚋尙多侍
人秉扇毆拂偶滅一燭回公乃命取竹枝以餘酒噴之插于遠壁須
臾蚊蚋盡棲壁間而所飲之地洒然東老欲有所叩先託以求驅蚊
之法回公曰且飲小術何足道哉聞公自能黃白之術未嘗妄用且
篤於孝義又多陰功此予今日所以來尋訪而將以發之也東老因
叩長生輕舉之術回公曰以四大假合之身未可離形而頓去惟死
生去住爲大事死知所往則神生于彼矣東老攝衣起謝有以喻之
回公曰此古今人所謂第一最上極則處也此去五年復遇今日公
當化去然公之所鍾愛者子偕也治命時不得見之當此之際公亦
先期而致謹勿動懷恐喪失公之真性東老領而悟之飲將達旦則
甕中所釀止留糟粕而無餘瀝矣回公曰久不游浙中今已爲公而
來當留詩以贈然吾不學世人用筆書乃就擘席上榴皮畫字題于

庵壁其色微黃而漸加黑故其言有回仙人題贈東老詩西隣已富
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凡三
十六字已而告别東老啓關送之天漸明矣握手並行笑約異時之
集至舍西石橋回公先度乘風而去莫知所適後四年中秋之吉東
老微恙乃屬其族人而告之曰回公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嘗謂予
曰此去五年復遇今日當化去予意明年今乃熙寧之五年也子偕
又適在京師于薦回公之言其在今日乎及期捐館凡回公所言無
有不驗

龍川雜誌云予治平末泝峽還蜀泊舟仙都山下有道士以陰真君
長生金丹訣石本相示予問之曰子知金丹訣邪道士曰不知也然
士大夫過此必以問之庶有知之者予佳其意試問以燒煉事對曰
養生有內外精氣內也非金石所能堅凝四支百骸外也非精氣所
能變化欲事內必調養精氣極而後內丹成則不能死矣然隱居人

間久之或託尸解而去求變化輕舉不可得也蓋四大本外物和合而成非精氣所能易也惟外丹成則可以點瓦礫化皮骨飛行無礙矣然內丹未成內無以交之則服外丹者多死譬積枯草弊絮而置火其下無不焚者予甚善其說告之曰昔人有服金丹不幸赴井而死既而五臟皆化爲黃金者又有服玉屑死于盛夏而尸不敗壞者皆無內丹以主之也子之說信然哉後十餘年館于南京張公安道家有一道人陝人也爲公養金丹其法用紫金丹砂費數百千期年乃成公喜告予曰吾藥成可服矣予謂公何以知其藥成公曰抱朴子言藥既成以手握之如泥出指間者藥功真成也今吾藥如是以是知其成無疑矣予爲公道仙都所聞謂公曰公自知內丹成則此藥可服若猶未也姑俟之公笑曰我姑俟之

龍川略志云予兄子瞻嘗從事扶風開元寺多古畫而子瞻少好畫往往疋馬入寺循壁終日有一老僧出揖之曰小院在近能一相訪

否子瞻欣然從之僧曰貧道平生好藥術有一方能以硃砂化淡金爲精金老當傳人而患無可傳者知公可傳故欲一見子瞻曰吾不好此術雖得之將不能爲僧曰此方知而不可爲公若不爲正當傳矣是時陳希亮少卿守扶風而平生溺于黃白嘗于此僧求方而僧不與子瞻曰陳卿求而不與吾不求而得何也僧曰貧道非不悅陳卿畏其得方不能不爲耳貧道昔嘗以方授人矣有爲之卽死者有遭喪者有失官者故不敢輕以授人卽出一卷書曰此中皆各方其一則化金方也公必不肯輕作且勿輕以授人如陳卿謹勿傳也子瞻許諾歸視其方每淡金一兩視其分數不足一分輒以丹砂一錢益之雜諸藥入甘鍋內煅之鎔卽傾出金沙俱不耗且其色斑斑相雜當再烹之色勻乃止後偶見陳卿語及此僧遽應之曰近得其方矣陳卿驚曰君何由得之子瞻具道僧不欲輕傳人之意不以方示之陳固請不已不得已與之陳試之良驗子瞻悔曰某不惜此方惜

負此僧耳公謹爲之陳姑應曰諾未幾坐受隣郡公使酒以贓敗去
子瞻疑其以金故深自悔恨後謫居黃州陳公子慥在黃子瞻問曰
少卿昔時嘗爲此法否慥曰吾父旣失官至洛陽無以買宅遂大作
此然竟病指癰而歿乃知僧言誠不妄也後十年余謫居筠州有蜀
僧儀介者師事文禪師文之所至輒爲修造所費不貲而莫知錢所
從來介祕其術問之不以告人介與聰禪師善密爲聰言其方大類
扶風開元寺僧所傳者然介未嘗以一錢私自利故能保其術而無
患茗溪漁隱曰洞微志載葉生者與前事相類亦以得乾銀術妄費
而受禍故回仙謂沈東老云聞公自能黃白之術未嘗妄用蓋嘉之
也此真可爲貪者之戒

茗溪漁隱曰回仙於京師景德寺僧房壁上題詩云明月斜秋風冷
今夜故人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相傳此詞自國初時卽有之柳
耆卿詞云愁緒終難罄人立盡梧桐碎影用回仙語也古今詞話乃

云耆卿作傾杯秋景一闋忽夢一婦人云妾非今世人曾作前詩數百年無人稱道公能用之夢覺說其事世傳乃鬼謠也此語怪誕無可考據蓋不曾見回仙留題遂妄言耳

復齋漫錄云異聞集載沈既濟作枕中記云開元中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以囊中枕借盧生睡事此之呂翁非洞賓也蓋洞賓嘗自序以爲呂渭之孫仕德宗朝今云開元則呂翁非洞賓無可疑者茗溪漁隱曰回仙嘗有詞云黃梁猶未熟夢驚殘尙用枕中記故事可見其非呂翁也靈怪集載南柯太守傳與枕中記事絕相類浮世榮枯固已如夢矣此二事又於夢中作夢既可笑亦可歎也

神仙雜記

許彥周詩話云唐清遠道士同沈恭子游虎丘詩曰余本長殷周遭懼歷秦漢計之至唐則二千餘歲矣顏魯公愛而刻之且有詩曰客有神仙者於茲雅麗陳蓋指爲神仙也李衛公追和魯公刻清遠道

士詩曰道人綴清藻前哲留篇翰則道人指清遠前哲謂魯公也其後皮日休陸龜蒙輩皆和之仙邪鬼邪則不必問然僕獨愛其詩中數句云吟晚川之陰步上仙之岸山川共澄澈光彩交凌亂白雲蒼欲歸青松忽消半嗚呼借使非神仙亦一才鬼也

高道傳云唐末有狂道士不知何許人又晦其名氏游成都忽詣紫極宮謁杜光庭先生求寓泊之所先生諾之而不與之通道士日貨藥於市所得錢隨多少沽酒飲之惟唱感庭秋一詞其意感蜀之將亡如秋庭之衰落然人未之曉但呼爲感庭秋道士凡半年人亦不知其異一夕大醉歸夜將闌尙聞唱聲愈高有訝之者隔戶窺之見燈燭綵繡筵具器皿羅列甚盛狂道士左右二青童應侍時斟酒而唱窺者具以白先生先生乃款其戶曰光庭識量膚淺不意上仙降鑒深爲罪戾然不揆愚昧而匍匐門下冀一拜光靈以消塵障道士曰何辱勤奉之若是當出奉見乃令二童收筵具器皿及陳設致於

前揲之則隨手而小如符子狀置冠中又將二童按之如木偶可寸
許又置冠中乃啓戶光庭欣然而入但空室而已
山谷云新安聶師道宗微少事道士於方外發迹游名山數見異人
楊行密開府於揚州宗微實輔佐之蓋爲國師三十年楊氏未解化
而去弟子葬之舉棺惟衣履存焉順德七年楊溥贈問政先生方外
之兄德誨爲新安太守乃于郡之東山築室以居方外號爲問政山
房問政之名或得于此茗溪漁隱曰問政山去新安郡城十許里岩
谷幽邃今有琳宇在焉國初黃台留題詩云千尋練帶新安水萬仞
花屏問政山自少雲霞居物外不多塵土到人間壺懸仙島吞舟罷
椀浸星宮咒水閑草暗碧壇思句曲松昏紫氣度函關龜成錢甲毛
猶綠鶴化鷺翎頂更丹阮洞神仙分藥去蔡家兄弟寄書還筇枝健
拄菖蒲節筍幘高簪玳瑁斑新隱漸聞侵月窟舊隣猶說枕沙灣黃
精苗倒眠青鹿紅杏枝低掛白鷗海上使頻青鳥黠篋中藏久白驢

頑手踈俗禮慵非傲肘後靈方祕不慳寶籙匣垂金縷帶絳囊條鑠
玉連環常尋吳穴通三楚擬過流沙化百蠻容易煮銀供客用辛勤
栽果與猿攀靜張棋局鋪還打默考仙經補又刪床並葛鞋寒兔伏
窗橫檉几老龍跽溪童乞火朝敲竹山鬼聽琴夜撼櫃花氣薰心香
馥馥澗聲聆耳響潺潺高墳自掩浮生骨短晷難凋不死顏蚤晚重
逢蕭塢客願隨芝蓋出塵寰余以續仙傳高道傳二書考之詩中所
用事多出師道本傳

東坡云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爲師童子幾百人師獨稱吾
與陳太初者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予稍長學日益邃第進士制策
而太初乃爲郡小吏其後予謫居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自蜀來
云太初已尸解矣蜀人吳師道爲漢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日見師
道持衣食錢物且告別持所得盡與市人貧者反坐于戟門下遂寂
師道使卒舁往野外焚之卒罵曰何物道士使我正日舁死人太初

微笑開眼曰不復煩汝步自戟門至金雁橋下跌坐而逝焚之城中人見煙焰上眇眇焉有一陳道士也

復齋漫錄云李定記宣和中太學士人飲于任氏酒肆忽有一婦人粧飾甚古衣亦穿弊肌膚雪色而無左臂右手執拍板乃鐵爲之唱詞曰闌干曲紅颺繡簾旌花嫩不禁纖手捻被風吹去意還驚眉恨蹙山青諸公怪其辭異卽問之曰此何辭也荅曰此上清蔡真人法駕道引也妾本唐人遭五季之亂左手爲賊所斷今游人間見諸公飲酒求一杯之適耳遂與一杯飲畢而去諸公送之出門杳無所見茗溪漁隱曰夷堅志所記與此小異此仍少詞一半未詳孰是

復齋漫錄云周貫自言膠東人常稱木雁子善屬文游于洪州西山嗜酒不羈布衲粗全人或贈之錢則詣酒家取醉餘皆散墜不顧西山之人見貫往來者五十餘年而顏色如初至有以道術訪之則必報以惡聲使之親近不得也熙寧元年至豫章石頭市遇故人棲止

張生爲具酒食而宿中夜逆旅之主人聞戶外有車馬合沓聲起而視之無有也唯貫所臥室戶正開猶奄奄然喘息就而察之貫已死矣明日告新建縣尉吳果卿往按之貫身潔如生扶而轉之腹中汨汨如浪鳴焉縣主簿劉純臣使人棺斂埋于地云張生還家其弟迎門曰周翁凌晨見過今往雙嶺矣衆乃知貫非實死者也貫所著華陽三篇坐臥不離袖人莫得見死之日純臣取而觀之純臣稱其險絕而有條理純臣以詩紀之曰八十西山作酒仙麻鞋孔斷布衫穿形骸一脫塵緣盡太極光陰不記年洪覺範冷齋夜話嘗記之互有不同

復齋漫錄云熙寧中王迪爲洪州左司理參軍一日有道人來磨鏡因俾迪自照乃自星冠羽帔縹緲見鏡中迪問其故曰此汝前身也由汝誤念墮此勉自修行勿淪苦海旣去迪具以告其妻妻然之遂棄官與妻隱去郡寮挽留不可皆作詩以餞行時新建主簿劉純臣

有詩雖非警拔可以記其實云髮如抹漆左參軍脫去青衫作隱淪
世上更無羈絆事壺中別有自由身鼎烹玉兔山前藥花看金鰲背
上春莫怪少年能決烈藍田夫婦總登真後歸姑蘇不知所終
文昌雜錄云知制誥李大臨西川人有門人背偃不能仰視因藥市
罷見一道士云秀才有錢巧一二百爲酒貲書生曰家貧無錢所居
有薄釀同一醉可乎道士欣然便往酒半道士問何背偃書生曰不
幸遇此疾無如之何道士因出藥三十粒云來日五更向東以新汲
水下覺微燥不足怪書生如所教既服藥燥甚不可勝展轉于榻上
亦甚悔之然每一伸縮漸覺舒快比明身已直矣蜀人重藥市蓋常
有神仙之遇焉

復齋漫錄云高尙處士劉臯謂士大夫以嗜欲殺身以財利殺子孫
以政事殺人以學術殺天下後世非神仙中人不能作此言也

鬼詩

復齋漫錄云東坡記徐通判李絢有子年十七八不善作詩忽詠落花云流水難窮日斜陽易斷腸誰問研光帽一曲舞山香人驚問之若有物憑者云是謝中舍問其研光帽事自云西王母宴羣仙有舞者戴研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未終花皆落去余讀唐羯鼓錄見汝陽王璿明皇愛之每隨游幸璿常戴研絹帽子打曲上自摘紅槿花一朵置于帽上遂奏舞山香一曲花不落墜上大笑此事與前極相類

見聞錄云呂申公夷簡嘗通判蜀中忘其郡名解宇中素有鬼物號榆老姑乃榆木精其狀一老醜婦常出廚間與羣婢爲偶或時不見家人見之久亦不以爲怪公呼問之卽下階拜云妾在宅日久雖非人然不敢爲禍公置而不問嘗謂公他日必大貴一日忽妊羣婢戲之自云非久當產遂月餘不見忽出云已產矣請視之後園榆木西南生大贅乃是視之果然

文昌雜錄云余讀江南錄丘孟陽有賦名嘗夢一官人延入一第中具飲其傍几上有書一卷孟陽展讀謂曰斯乃吾所述賦藁何至茲乎其人曰昔公焚之時吾得之矣孟陽因就求之荅曰他日若至衡山必當奉還後官至衡州茶陵令乞致仕卒於衡州今世言焚故書必毀而後燔之蓋可信也

復齋漫錄云東坡記秦少游言寶應民有嫁娶會客者酒半客一人徑赴水曰有婦人以詩招我詩云長橋直下有蘭舟破月衝煙任意游金玉滿堂何所用爭如年少去來休余讀張君房脞說進士謝脞寓居寶應曉至縣橋忽見女郎自舟中出曰某楚小波也可見訪舟中懷中出詩二首其一云畫橋直下是蘭舟捨月衝煙任意游金玉滿堂無處用蚤隨年少去來休其二云妾貌君才兩不常君今休苦更思量兒家自有清溪水飲到方知氣味長前篇與少游所言不同者七字更有二首爲異至謂寶應亦同君房著脞說在真廟時不應

東坡少游忘之也

復齋漫錄云魯直記江亭鬼所題詞有淚眼不曾晴之句余以此鬼
剽東坡樂章秋雨晴時淚不晴之語

茗溪漁隱曰雲齋廣錄載司馬樵官于錢塘夢蘇小小歌蝶戀花詞
一闋其詞頗佳詞云妾在錢塘江上住花開花落不記流年度燕子
啣將春色去黃昏幾度瀟瀟雨蟬鬢犀梳雲半吐檀板新聲唱徹黃
金縷酒醒夢回無處覓淒涼明月生秋浦

藝苑雌黃云談苑載金陵之陷有盧絳者收散卒由宣歙長驅入福
建以圖興復李氏至歙州州將龔儀先已降王師閉門不給薪水絳
擊破殺儀將至建州敗于松溪麾下散亡朝廷以節鎮招之遂自歸
時儀兄子頴上言求復季父之仇召頴與絳面質曲直頴舉手版擊
絳遂按誅絳初絳舉事夢一白衣婦人酌酒勸之歌菩薩蠻詞以送
之歌畢謂絳曰他日當相見峒子陂絳私記之及是伏法于京之西

峒子陂之地南唐近事及本事由所載皆同惟江南摭錄獨異謂白衣婦人爲玉真姓耿氏以峒子陂爲孟家陂無菩薩蠻詞而有詩一首云清風良月夜深時箕帚盧郎尙恨遲他日孟家陂上約再來相見是佳期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茗溪漁隱曰余觀南唐書云盧絳少病瘡夜夢白衣婦人頗有姿色歌菩薩蠻勸絳卮酒其詞云玉京人去秋蕭索畫簷雀起梧桐落欹枕悄無言月和清夢圓背燈惟暗泣甚處砧聲急眉黛小山攢芭蕉生暮寒歌畢謂絳曰子之疾食蔗卽愈詰朝求蔗食之果瘡迨數夕又夢曰妾乃玉真也他日相見于峒子陂絳仕江南後歸朝會龔穎上言求復季父之仇乃命誅絳絳臨刑問其受刑之地卽峒子陂有白衣婦人姿貌宛如所夢姓耿名玉真其夫死與前夫之子通當極法與絳同斬焉洞微志所記亦與此同南唐書二十卷馬令所撰成一代之史所記必審當以爲正也

許彥周詩話云請紫姑神大抵能作詩然不甚過人舊傳一士人家請之既降偶書院中子弟作雨詩因率爾請箋頃刻書滿紙其警句曰簾捲滕王閣盆翻白帝城誠可喜也

文昌雜錄曰昔年陳州有女妖自云孔大娘每昏夜于鼓腔中與人語言尤知未來事時晏元獻守陳方製小詞一闋修改未定而孔大娘已能歌之矣亦可怪也

許彥周詩話云長安慈恩寺有數女仙夜游題詩云黃子陂頭好月明強踏革筵到曉行煙波山色翠黛橫折得荷花遠恨生化爲白鶴飛去明夜又題一首云湖水團團夜如鏡碧樹紅花相掩映北斗闌干移曉柄有似佳期常不定亦婉約可愛

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十八

蘇軾詩集卷三十八

干絲舞醉有妙計限常不或亦幾除可變

乘去即奇又賦一首云臨水團團奇收幾暮樹疏芬昧舞舞亦上闌

即前韻革錢怪舞子數越山台委氣前村野尚芬靈則坐介為白鶴

情意風精語云是安慈恩寺有燈女由奇我眼精云黃子如眼我月

賦已論燈之矣衣何到也

語言大快未來事却與天機安刺六雙小隨一闌妙如未或而亦大

文昌錄疑曰昔平刺仙有女然自云亦大賦吾者奇于短望中與人

曰類對刺王閣益勝白帝如婦何喜也

蕭文鴻劉剛書詞中千策并兩精因率爾請差即改書蕭遊其書向

指亥風精語云蕭紫故杯大非論并精然不甚幽入舊制一士入家

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三十九

非問風谷長短句

南唐書云王感化善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繫樂部爲歌板色元宗嘗作浣沙溪二闋手寫賜感化曰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碧波間還與容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簌簌淚珠多少恨倚闌干手捲珠簾上玉鉤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回首綠波三峽暮接天流後主卽位感化以其詞札上之後主感動賞賜感化甚優茗溪漁隱曰元宗卽嗣主李璟嘗作此二詞古今詞話乃以爲後主作非也後主名煜

南唐書云馮延巳著樂章百餘闋其鶴冲天詞云曉月墜宿雲披銀燭錦屏幃建章鍾動玉繩低宮漏出花遲又歸國謠詞云江水碧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遠送瀟湘客蘆花千里霜月白傷行色明朝便

是關山隔見稱於世元宗樂府辭云小樓吹徹玉笙寒延己有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之句皆爲警策元宗嘗戲延己曰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己曰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元宗悅

茗溪漁隱曰古今詩話云江南成文幼爲大理卿詞曲妙絕嘗作謁金門云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中主聞之因案獄稽滯召詰之且謂曰卿職在典刑一池春水又何干于卿文幼頓首又本事曲云南唐李國主嘗責其臣曰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蓋趙公所撰謁金門辭有此一句最警策其臣卽對曰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若本事曲所記但云趙公初無其名所傳必誤惟南唐書與古今詩話二說不同未詳孰是

復齋漫錄云顏氏家訓云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難北間風俗不屑此事岐路言離懽笑分首李後主蓋用此語耳故長短句云別時容易見時難

茗溪漁隱曰舊詞高雅非近世所及如撲蝴蝶一詞不知誰作非惟藻麗可喜其腔調亦自婉美詞云烟條雨葉綠遍江南岸思歸倦客尋芳來較晚岫邊紅日初斜陌上飛花正滿淒涼數聲羌管怨春短玉人應在明月樓中畫眉懶蠻牋錦字多時魚雁斷恨隨去水東流事與行雲共遠羅衾舊香猶暖

茗溪漁隱曰先君頃嘗丐祠居射邨作感皇恩一詞云乞得夢中身歸棲雲水始覺精神自家底峭帆輕棹時與白鷗遊戲畏途都不管風波起光景如梭人生浮脆百歲何妨盡沉醉臥龍多事漫說三分奇計算來爭似我長昏睡又嘗江行阻風作漁家傲一詞云幾日北風江海立千車萬馬鑿聲息短棹峭寒欺酒力飛雨息瓊花細細穿窗隙我本綠蓑青箬笠浮家泛宅烟波逸渚鷺沙鷗多舊識行未得高歌與爾相尋覓

茗溪漁隱曰先君嘗云古詞有絳都春有鰲山綵構蓬萊島之句當

云綵締余於前集誤以古詞爲柳詞今正是之

藝苑雌黃云柳三變字景莊一名永字耆卿喜作小詞然薄於操行當時有薦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詞柳三變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詞由是不得志日與獍子縱游娼館酒樓間無復檢約自稱云奉聖旨填詞柳三變嗚呼小有才而無德以將之亦士君子之所宜戒也柳之樂章人多稱之然大概非羈旅窮愁之詞則閨門淫媠之語若以歐陽永叔晏叔原蘇子瞻黃魯直張子野秦少游輩較之萬萬相遼彼其所以傳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悅故也皇祐中老人星現永應制撰詞意望厚恩無何始用漸字終篇有太液波翻之語其間宸游鳳輦何處與仁廟挽詞闈合遂致忤旨士大夫惜之余謂柳作此詞借使不忤旨亦無佳處如嫩菊黃深拒霜紅淺竹籬茅舍間何處無此景物方之李謫仙夏英公等應制辭殆不啻天冠地履也世傳永嘗作輪臺子蚤行詞頗自以爲得意其後張子野見之云旣言匆

匆策馬登途滿目淡烟衰草則已辨色矣而後又言楚天闊望中未曉何也柳何語意顛倒如是

東坡云吾昔自杭移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野皆從余過李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天下作定風波令其略云見說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坐客懽甚有醉倒者此樂未嘗忘也今年耳子野孝叔令舉皆爲異物而松江橋亭今歲七月九日海風駕潮平地丈餘蕩盡無復子遺矣追思曩時真一夢耳

苕溪漁隱曰吳興郡圃今有六客亭卽公擇子瞻元素子野令舉孝叔時公擇守吳興也東坡有云余昔與張子野劉孝叔李公擇陳令舉楊元素會于吳興時子野作六客詞其卒章云盡道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旁有老人星凡十五年再過吳而五人者皆已亡之矣時張仲謀與曹子方劉景文蘇伯固張秉道爲坐客仲謀請作後六客

詞云月滿苕溪照夜堂五星一老鬪光芒十五年間真夢裏何事長
庚對月獨淒涼綠鬢蒼顏同一醉還是六人吟笑水雲鄉賓主談鋒
誰得似看取曹劉今對兩蘇張

復齋漫錄云翰林學士聶冠卿嘗于李良定公席上賦多麗詞云想
人生美景良辰堪惜問其間賞心樂事就中難是并得況東城鳳臺
沁苑泛晴波淺照金碧露洗華桐煙霏絲柳綠陰搖曳蕩春一色畫
堂迥玉簪瓊珮高會盡詞客清歡久重燃絳蠟別就瑤席有翩若驚
鴻體態暮爲行雨標格逞朱唇緩歌妖麗似聽流鶯亂花隔慢舞縈
回嬌鬟低鞦腰肢纖細困無力忍分散彩雲歸後何處更尋覓休辭
醉明月好花莫漫輕擲蔡君謨時知泉州寄良定公書云新傳多麗
辭述宴游之娛使病夫舉首增歎耳又近者有客至自京師言諸公
春日多會于元伯園池因念昔游輒形篇詠綠渠春水走潺湲畫閣
峯巒映碧鮮酒令已行金盞側樂聲初認翠裙圓清游勝事傳都下

多麗新詞到海邊曾是尊前沉醉客天涯回首重依然苕溪漁隱曰
冠卿詞有露洗華桐烟霏絲柳之句此正是仲春天氣下句乃云綠
陰搖曳蕩春一色其時未有綠陰真語病也

古今詞話云東坡在黃州中秋夜對月獨酌作西江月詞曰世事一
場大夢人生幾度新涼夜來風葉已鳴廊看取眉頭鬢上酒賤常愁
客少月明多被雲妨中秋誰與共孤光托盞淒涼北望坡以讒言謫
居黃州鬱鬱不得志凡賦詩綴詞必寫其所懷然一日不負朝廷其
懷君之心末句可見矣苕溪漁隱曰聚蘭集載此詞注曰寄子由故
後句云中秋誰與共孤光把酒淒涼北望則兄弟之情見于句意之
間矣疑是在錢塘作時子由爲睢陽幕客若詞話所云則非也
苕溪漁隱曰中秋詞自東坡水調歌頭一出餘詞盡廢然其後亦豈
無佳詞如晁次膺綠頭鴨一詞殊清婉但樽俎間歌喉以其篇長憚
唱故湮沒無聞焉其詞云晚雲收淡天一片琉璃爛銀盤來從海底

皓色千里澄輝瑩無塵素娥澹佇淨可數丹桂參差玉露初零金風未凜一年無似此佳時回坐久疎星時度烏鵲正南飛瑤臺冷欄干凭暖欲下遲遲念佳人音塵隔後對此應解相思最關情漏聲正永暗斷腸花影潛移料得來宵清光未減陰晴天氣又爭知共凝戀如今別後還是隔年期人縱健清樽素月長願相隨之韻長于回意之茗溪漁隱曰凡作詩詞要當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不可偏也如晁無咎作中秋洞仙歌辭其首云青烟羃處碧海飛金鏡永夜閑階臥桂影固已佳矣其後云待都將許多明付與金樽投曉共流霞傾盡更攜取胡床上南樓看玉做人間素秋千頃若此可謂善救首尾者也至朱希真作中秋念奴嬌則不知出此其首云插天翠柳被何人推上一輪明月照我藤床涼似水飛入瑤臺銀闕亦已佳矣其後云洗盡凡心滿身清露冷浸蕭蕭髮明朝塵世記取休向人說此兩句全無意味收拾得不佳遂并全篇氣索然矣首重對然皆與無咎曰

苕溪漁隱曰曹元寵本善作詞特以紅窗迥戲詞盛行于世遂掩其名如望月婆羅門詞亦豈不佳詞云漲雲暮捲漏聲不到小簾櫳銀河淡掃澄空皓月當軒高掛秋入廣寒宮正金波不動桂影朦朧佳人未逢嘆此夕與誰同望遠傷懷對景霜滿愁紅南樓何處想人在長笛一聲中凝淚眼泣盡西風此詞病在霜滿愁紅之句時太早耳曾端伯編雅詞乃以此詞爲楊如晦作非也

侍兒小名錄云錢思公謫漢東日撰玉樓春詞曰城上風光鶯語亂城下烟波春拍岸綠楊芳草幾時休淚眼愁腸先已斷情懷變成衰晚鸞鏡朱顏驚暗換往年多病厭芳樽今日芳樽惟恐淺每酒闌歌之則泣下後閣有白髮姬乃鄧王歌鬟驚鴻也遽言先王將薨預戒挽鐸中歌木蘭花引紼爲送今相公亦將亡乎果薨于隨州鄧王舊曲亦嘗有帝鄉煙雨鎖春愁故國山川空淚眼之句

苕溪漁隱曰東坡別參寥長短句云有情風萬里卷潮來無情送潮

歸問錢塘江上西興浦口幾度斜暉不用思量今古俛仰昔人非誰
似東坡老白首忘機記取西湖西畔正暮山好處空翠烟霏算詩人
相得如我與君稀約他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西州路不
應回首爲我沾衣晉書謝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形于
顏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北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海道還東
雅志未就遂遇疾篤還都尋薨羊曇爲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
行不由西州路嘗因大醉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
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因慟哭而去
東坡用此故事若世俗之論必以爲讖矣然其詞石刻後東坡自題
云元祐六年三月六日余以東坡先生年譜考之元祐四年知杭州
六年召爲翰林學士承旨則長短句蓋此時作也自後復守潁徙揚
入長禮曹出帥定武至紹聖元年方南遷嶺表建中靖國元年北歸
至常乃薨凡十一載則世俗成讖之論安可信邪

茗溪漁隱曰唐初歌辭多是五言詩或七言詩初無長短句自中葉以後至五代漸變成長短句及本朝則盡爲此體今所存止瑞鷓鴣小秦王二闋是七言八句詩并七言絕句詩而已瑞鷓鴣猶依字易歌若小秦王必須雜以虛聲乃可歌耳其詞云碧山影裏小紅旗儂是江南踏浪兒拍手欲嘲山簡醉齊聲爭唱浪婆詞西興渡口帆初落漁浦山頭日未歛儂送潮回歌底曲樽前還唱使君詩此瑞鷓鴣也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霽溪女時作陽關腸斷聲此小秦王也皆東坡所作

茗溪漁隱曰古今詞話以古人好詞世所共知者易甲爲乙稱其所作仍隨其詞牽合爲說殊無根蒂皆不足信也如秦少游千秋歲水邊沙外城郭春寒退末云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者山谷嘗歎其句意之善欲和之而以海字難押陳無己言此詞用李後主問君那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但以江爲海耳洪覺範嘗和此詞

題崔徽真子云多少事都隨恨遠連雲海晁無咎亦和此詞弔少游云重感慨驚濤自卷珠沉海觀諸公所云則此詞少游作明甚乃以爲任世德所作又八六子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刻盡還生者浣溪沙脚上鞋兒四寸羅者二詞皆見淮海集乃以八六子爲賀方回作以浣溪沙爲涪翁作晁無咎鹽角兒開時似雪謝時似雪花中奇絕者爲晁次膺作汪彥章點絳唇新月娟娟夜寒江靜山啣斗者爲蘇叔黨作皆非也

茗溪漁隱曰東坡云龍丘子自洛之蜀載二侍女戎裝駿馬至溪山佳處輒留數日見者以爲異人後十年築室黃岡之北號靜菴居士作臨江仙贈之云細馬遠馱雙侍女青巾玉帶紅靴溪山好處便爲家誰知巴峽路却是洛城花面旋落英飛玉蕊人間春日初斜十年不見紫雲車龍丘新洞府鉛鼎養丹砂龍丘子卽陳季常也秦太虛寄之以詩亦云侍童雙瓘玉鬟髮光可照駿馬錦障泥相隨窮海嶠

暮年更折節學佛得心要鬻馬放阿樊幅巾對沉燎西清詩話云季常自以爲飽禪學妻柳頗悍忌季常畏之故東坡因詩戲之有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之句觀此則知季常載二侍女以遠游及暮年甘於枯寂蓋有所制而然亦可憫笑也

復齋漫錄云鄒志全徙昭陳瑩中貶廉間以長短句相諧樂有個胡兒模樣別滿頸頷髮髭生得渾如漆見說近來頭也白髭鬚那得長

黑黑

逸忘

籬子鑷來須有千堆雪莫向細君容易說恐他嫌你將伊

摘此瑩中語謂志全之長髭也有箇頭陀修苦行頭上頭髮穆穆身披一副醜裙衫緊纏雙脚苦苦要游南聞說度牒朝夕到并除領下髭髯鉢中無粥住無菴摩登伽處只恐却重參此志全語謂瑩中之多慾也廣陵馬推官往來二公間亦嘗以詩詞贈之有才何事老青衫十載低徊北斗南肯伴雪髯千日醉此心真與古人參今見故人今幾年年來風物尙依然遙知閑望登臨處極目江山萬里天志全

完語也一樽薄酒滿酌勸君君舉手不是親朋誰肯相從寂寞濱人
生如夢夢裏惺惺何處用盞到休辭醉後全勝未醉時瑩中語也初
自志全元符間貶新州徽宗卽位以爲中書舍人乃未幾謫零陵別
駕龍水安置未幾徙昭焉

復齋漫錄云政和中一中貴人使越州回得辭于古碑陰無名無譜
不知何人作也錄以進御命大晟府填腔因詞中語賜名魚遊春水
云秦樓東風裏燕子還來尋舊壘餘寒初褪紅日薄侵羅綺嫩草初
抽碧玉簪細柳輕窠黃金縷鶯囀上林魚遊春水幾曲闌干遍倚又
是一番新桃李佳人應念歸期梅粧淚洗鳳簫聲絕沉孤雁目斷清
波無雙鯉雲山萬重寸心千里古今詞話云東都防河卒于汴河上
掘地得石刻有詞一闋不題其目臣僚進上上喜其藻思絢麗欲命
其名遂摭詞中四字名曰魚遊春水令教坊倚聲歌之詞凡九十四
字而風花鶯燕動植之物曲盡之此唐人語也後之狀物寫情不及

之矣二說不同未詳孰是
復齋漫錄云王逐客送鮑浩然之浙東長短句水是眼波橫山是眉
峯聚欲問行人去那邊眉眼盈盈處纔始送春歸又送君歸去若到
江南趕上春千萬和春住韓子蒼在海陵送葛亞卿用其意以爲詩
斷章云明日一盃愁送春後日一盃愁送君君應萬里隨春去若到
桃源記歸路苕溪漁隱曰山谷詞云春歸何處寂寞無行路若有人
知春去處喚取歸來同住王逐客云若到江南趕上春千萬和春住
體山谷語也

苕溪漁隱曰東坡言如夢令曲名本唐莊宗製一名憶仙姿嫌其不
雅改云如夢莊宗作此詞卒章云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取以爲
之名古今詞話云後唐莊宗修內苑掘得斷碑中有字三十二曰晏
桃源深洞一曲舞鸞歌鳳長記欲別時殘月落花烟重如夢如夢和
淚出門相送莊宗使樂工入律歌之名曰古記但詞話所記多是臆

說初無所據故不可信當以坡言爲正

復齋漫錄云鄧肅謂余言宣和五年初復九州天下共慶而識者憂之也都門盛唱小詞曰喜則喜得入手愁則愁不長久忻則忻我兩個廝守怕則怕人來破鬪雖三尺之童皆歌之不知何謂也七年九州復陷豈非不長久邪郭藥師契丹之帥也我用以守疆啓敵國禍者郭耳非破鬪之驗邪

苕溪漁隱曰魯直書荆公集句菩薩蠻詞碑本云數間茅屋閑臨水窄衫短帽垂楊裏花是去年紅吹開一夜風娟娟新月偃午醉醒來晚何許最關情黃鸝三兩聲因閱臨川集乃云今日是何朝看余度石橋余謂不若花是去年紅吹開一夜風爲勝也

夷白堂小集云山谷道人向爲余言張志和漁父詞雅有遠韻志和善丹青必有形于圖畫者而世莫之傳也嘗以其詞增損爲浣溪沙誦之有矜色予以告大年云我不可不成此一段奇事久之乃以烟

波圖見歸其致思深處不減昔人詞云西塞山邊白鷺飛散花洲外
片帆微桃花流水鱖魚肥自庇一身青箬笠相隨到處綠蓑衣斜風
細雨不須歸

苕溪漁隱曰張仲宗有漁家傲一詞云釣笠披雲青嶂繞綠蓑雨細
春江渺白鳥飛來風滿棹收綸了漁童拍手樵青笑明月太虛同一
照浮家泛宅忘昏曉醉眼冷看城市鬧烟波老誰能認得閑煩惱余
往歲在錢塘與仲宗從游甚久仲宗手寫此詞相示云舊所作也其
詞第二句元是擲頭雨細春江渺余謂仲宗曰擲頭雖是船名今以
雨襯之語晦而病因爲改作綠蓑雨細仲宗笑以爲然
古今詞話云蘇子瞻守錢塘有官妓秀蘭天性黠慧善于應對湖中
有宴會羣妓畢至惟秀蘭不來遣人督之須臾方至子瞻問其故具
以髮結沐浴不覺困睡忽有人叩門聲急起而問之乃樂營將催督
之非敢怠忽謹以實告子瞻亦怒之坐中倅車屬意于蘭見其晚來

恚恨未已責之曰必有他事以此晚至秀蘭力辯不能止倅之怒是時榴花盛開秀蘭以一枝藉手告倅其怒愈甚秀蘭收淚無言子瞻作賀新涼以解之其怒始息其詞曰乳燕非華屋悄無人桐陰轉午晚涼新浴手弄生綃白團扇扇手一時似玉漸困倚孤眠清熟門外誰來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却是風敲竹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濃艷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西風驚綠若待得君來向此花前對酒不忍觸共粉淚兩兩簌子瞻之作皆目前事蓋取其沐浴新涼曲名賀新涼也後人不知之誤爲賀新郎蓋不得子瞻之意也子瞻真所謂風流太守也豈可與俗吏同日語哉茗溪漁隱曰野哉楊湜之言真可入笑林東坡此詞冠絕古今託意高遠寧爲一娼而發邪簾外誰來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却是風敲竹用古詩捲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之意今乃云忽有人叩門聲急起而問之乃樂營將催督此可笑者一也石榴

半吐紅巾蹙待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濃艷一枝細看取芳心千
重似束蓋初夏之時千花事退榴花獨芳因以中寫幽閨之情今乃
云是時榴花盛開秀蘭以一枝藉手告倅其怒愈甚此可笑者二也
此詞腔調寄賀新郎乃古曲名也今乃云取其沐浴新涼曲名賀新
涼後人不知之誤爲賀新郎此可笑者三也詞話中可笑者甚衆姑
舉其尤者第東坡此詞深爲不幸橫遭點汙吾不可無一言雪其恥
宋子京云江左有文拙而好刻石者謂之吟嗤符今楊湜之言俚甚
而鋟板行世殆類是也

上庠錄云政和元年尙書蔡薺爲知貢舉尤嚴挾書是時有街市詞
曰侍香金童方盛行舉人因其詞加改十五字作懷挾詞云喜葉之
地手把懷兒摸甚恰恨出題廝撞着內臣過得不住脚忙裏只是看
得斑駁駭這一身冷汗都如雲霧薄比似年時頭勢惡待檢又還猛
想度只恐根底有人尋着

賦對只然財忍有人事

醉斑爛爛一食命天時

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三十九

曰有香金童六通許舉人因其

士率幾云如味示學尚書

而幾琳許世故疑是世

宋于京云云立亭文世而到

舉其大香第東楚出而別

就對人不映之疑為寶

此請望隨春賢德順以古

云是却辭芬通開交蘭以

重以東蓋吟夏之却干芬

半扣瑤中登科我芬聚

漁隱叢話後集卷第四十

麗人雜記

韓子蒼昭君圖敘云漢書竟寧元年呼韓邪來朝言願壻漢氏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昭君字嬙配之生一子株累立復妻之生二女至范曄書始言入宮久不見御積怨因掖庭令請行單于臨辭大會昭君豐容靚飾顧影徘徊竦動左右帝驚悔欲復留而重失信夷狄然曄不言呼韓邪願壻而言四五宮女又言字昭君生二子與前書皆不合其言不願妻其子而詔使從胡俗此是烏孫公主非昭君也西京雜記又言元帝使畫工圖宮人宮人皆賂畫工而昭君獨不賂乃惡圖之既行遂按誅毛延壽琴操又言本齊國王穰女端正閑麗未嘗窺看門戶穰以其有異人求之不與年十七進之帝以地遠不幸欲賜單于美人嬙對使者越席請往後不願妻其子吞藥而卒蓋其事雜出無所考正自信史尚不同況傳記乎要之琴操最牴牾矣按

昭君南郡人今秭歸縣有昭君村村人生女必灼艾灸其面慮以色
選故也昭君卒葬匈奴謂之青塚晉以文王諱昭故號明妃云蓋其
復齋漫錄云韓子蒼題昭君圖詩寄語雙鬟負薪女灸面謹勿輕離
家余考唐逸士傳云昭君村至今生女必灸其面白樂天詩至今村
女面燒灼成癍痕乃知灸面之事樂天已先道之矣苕溪漁隱曰古
今詞人作明妃辭曲多矣意皆一律惟呂居仁獨不蹈襲其詩云人
生在相合不論胡與秦但取眼前好莫言長苦辛君看輕薄兒何殊
胡地人

藝苑雌黃云石季倫王明君詞云延我于穹廬加我闕氏名闕氏單
于妻也上烏前下章移切前漢匈奴傳曰冒頓後有愛闕氏生少子
顏注闕氏匈奴皇后號劉貢父云匈奴單于號其妻爲闕氏耳顏便
以皇后解之大俚俗也西河舊事云失我祁連嶺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蓋北方有焉支山山多作紅藍北人

採其花染緋取其英鮮者作胭脂婦人粧時用作頰色殊鮮明可愛
匈奴名妻闕氏言可愛如胭脂也錢昭度作王昭君詩云闕氏纔聞
易妾名歸期長似候河清則誤讀氏字爲姓氏之氏矣詩其思曰宋
太平廣記云綠珠井在白州雙角山下昔梁氏之女有容貌石季倫
爲交趾採珠使以真珠三斛買之梁氏之居舊井存焉耆老云汲飲
此井者誕女必多美里閭以美色無益于時遂以巨石鎮之茗溪漁
隱曰山谷詩云欲買娉婷供煮茗我無一斛明月珠用此事也詩
復齋漫錄云古今詩人詠婦人者多以歌舞爲稱梁元帝妓應令詩
云歌清隨澗響舞影向池生劉孝綽看妓詩云燕姬臻妙舞鄭女愛
清歌北齊蕭放冬夜對妓詩云歌還團扇後舞出妓行前弘執恭觀
妓詩云合舞俱回雪分歌共落塵陳陰鏗侯司空宅詠妓詩云鶯啼
歌扇後花落舞衫前陳劉刪亦云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庾信趙
王看妓詩綠珠歌扇薄飛燕舞衫長江總看妓詩云並歌時轉黛息

舞暫分香隋盧思道夜聞鄰妓詩怨歌聲易斷妙舞態難雙陳元璩
春園聽妓詩云紅樹搖歌扇綠珠飄舞衣釋法宣觀妓詩云舞袖風
前舉歌聲扇後嬌王勣詠妓詩云早時歌扇薄今日舞衫長劉希夷
春日閨人詩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以歌對舞者七以歌扇對
舞衣者亦七雖相緣以起然詳味之自有工拙也杜子美取以為艷
曲云清江歌扇底曠野舞衣前

許彥周詩話云南齊楊侃性豪侈舞人張靜婉腰圍一尺六寸能掌
上舞唐人作楊柳枝詞曰認得楊家靜婉腰後人却除家字只使楊
靜婉誤矣李太白云子夜吳歌動君心李義山云鶯能子夜歌晉有
子夜女善歌非當時可及也

茗溪漁隱曰唐逸史言有李生者其舅姓盧有道術邀詣其居曰求
得一妓善箜篌令侍飲箜篌上有朱字曰雲中辨江樹天際識歸舟
後娶陸長源女乃所見于盧家者果善箜篌朱字宛然李生具說舊

事女曰往嘗夢爲仙官所追如生所言余觀吳兢樂府解題云箜篌者漢武帝滅南越祠太一后土令樂人侯暉依琴造坎言坎坎節應也侯工人之姓後語訛坎爲空也又段安節樂府雜錄云箜篌乃鄭衛之音權輿也以其亡國之聲故號空國之侯亦曰坎侯吳兢所言有據而段安節出于臆說則箜篌之始當以漢武爲是而空國爲非也樂府有箜篌引云霍里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披髮攜壺亂流而渡其妻止之不及遂溺死於是其妻援箜篌而鼓之作歌曰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公墮而死當奈何聲甚悽愴曲終亦投河而死于高還以其聲語麗玉麗玉傷之引箜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泣麗玉以其聲傳鄰女麗容名曰箜篌引

侍兒小名錄載璇璣圖敘云前秦安南將軍竇滔有寵姬趙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妻蘇知之求而獲焉苦加撻辱滔深恨之陽臺又專伺蘇之短讒毀交至滔益忿蘇氏年二十一滔鎮襄

陽與陽臺之任絕蘇氏之音問蘇悔恨自傷因織錦迴文題詩二百
餘首計八百餘字縱橫反覆皆爲文章名曰璇璣圖遺蒼頭賫至襄
陽滔覽錦字感其妙絕因送陽臺之關中而具車從迎蘇氏恩好愈
重王以其筆跡儂文與容谷曰於詩中
茗溪漁隱曰王初寮有點絳唇一詞送韓濟之歸襄陽云峴首亭空
勸君休墮羊碑淚宦游如寄且伴山翁醉說與鮫人莫解江臯珮將
歸思暈紅縈翠細織迴文字初寮用前事以其漢上故事然于送人
之詞似難用也

東觀餘論云蘇蕙織錦迴文詩所傳舊矣故少常沈公復傳其畫由
是若蘭之才益著然其詩迴旋書之讀者惟曉外遶七言至其中方
則漫不可考矣若沈公之博古亦謂辭句脫略讀不成文不知此詩
織成本五色相宣因以別三四五七言之異後人流傳不復施采故
迷其句讀非辭句之脫略也政和初余在洛陽於王晉玉許得唐程

士南效此詩并申誠所釋而後曉然是詩初不舛脫蓋沈公未嘗見此本耳然申誠所釋但依士南之設色其七言數火其色反黃四言數金其色反綠於五行爲弗類意蘇氏詩圖之色爲不爾今因冠詩于畫遂別而正之三四五七言之詩各隨其行而爲之色觀者見其色則詩之言數可知已至于士南之文既有釋者則賦采自從其舊而并錄于弁首云

茗溪漁隱曰東坡後集有題織錦圖上回文三首其一云春晚落花餘碧草夜涼低月半枯桐人隨遠雁邊城暮雨映疎簾繡閣空其二云紅手素絲千字錦故人新曲九迴腸風吹絮雪愁縈骨淚洒縑書恨見郎其三云羞看一首回文錦錦似文君別恨深頭白自吟悲賦客斷腸愁是斷絃琴淮海集載東坡跋云余少時見一江南本其後有人題詩十餘首皆奇絕今記其三首然則此詩非東坡所作也少游又云子瞻記江南所題詩本不全嘗見之記其五絕今以補子瞻

之遺卽叢話前集所載回文詩五首是也世以爲少游所作亦非也
許彥周詩話云唐高宗宴羣臣賞雙頭牡丹詩上官昭容一聯云勢
如連璧友情若嗅蘭人計之必一英奇女子也

緜素雜記云周世宗時陶尙書穀奉使江南韓熙載遣家妓以奉盃
匝及旦有書謝略云巫山之麗質初臨霞侵鳥道洛浦之妖姿自至
月滿鴻溝舉不能領會其辭熙載因召家妓訊之云是夕忽當浣濯
焉

王平甫云熙寧間奉詔定蜀楚秦氏三家所獻書得一弊紙所書花
蕊夫人詩共三十二首乃夫人親筆而辭甚奇與王建宮詞無異自
唐至今誦者不絕口而此獨遺棄不見取前受詔定三家書者又斥
去之甚可惜也謹令繕寫入三館而歸口誦數篇于丞相安石明日
中書語及之而王珪馮京願傳其本於是盛行于世夫人僞蜀孟昶
侍人事具國史若溪漁隱曰余閱此詞如龍池九曲遠相通楊柳絲

牽兩岸風長似江南好風景畫船來往碧波中黎園弟子簇池頭小
樂攜來候宴游試炙銀笙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月頭支給買花
錢滿殿宮人近數千遇着唱名多不語含羞走過御床前內人追逐
採蓮時驚起沙鷗兩岸飛蘭棹把來齊拍水並船相鬪濕羅衣廚船
進食簇時新侍座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索膾隔花催喚打魚人
皆清婉可喜花蕊又別有逸詩六十六首乃近世好事者旋加搜索
續之篇次無倫語意與前詩相類者極少誠爲亂真矣聊摘其一二
云羅衫玉帶最風流斜插銀篋漫理頭閑向殿前騎御馬掉鞭橫過
小紅樓春日龍池小宴開岸邊亭子號流杯沉檀別作神仙女對捧
金盃水上來

茗溪漁隱曰余觀古今詩話翰苑名談皆載寇萊公侍兒倩桃詩二
首和章一首並同翰府名談仍益以怪辭吾所不取今但筆其詩云
公自相府出鎮北門有善歌者至庭下公取金鍾獨酌令歌數闋公

贈之東綵歌者未滿意倩桃自內窺之立爲詩二章呈公云一曲清
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螢窗下幾度拋梭織得成其
二云夜冷衣單手屢呵幽窗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
姬一曲歌公和云將相功名終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間萬事君
休問且向樽前聽艷歌

東臯雜錄云王定國嶺外歸出歌者勸東坡酒坡作定風波序云王
定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麗善應對家世在京師定國南
遷歸余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因爲
綴此詞云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教分付點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
起雪飛炎海變清涼萬里歸來年愈少微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
問嶺南應不好却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茗溪漁隱曰陸敦禮藻有侍兒名美奴善綴詞出侑樽俎每巧韻于
坐客頃刻成章卜算子云送我出東門作別長安道兩岸垂楊鎖暮

烟正是秋光老一曲古陽關莫惜金樽倒君向瀟湘我向秦魚雁何時到如夢令云日暮馬嘶人去船逐清波東注後夜最高樓還肯思量人否無緒無緒生怕黃昏疎雨

復齋漫錄云劉偉明既喪愛妾而不能忘爲清平樂詞云東風依舊着意隋堤柳搓得鵝兒黃欲就天色清明廝勾去年紫陌先問今朝雨魂斷送一生憔悴知他幾箇黃昏與唐阿灰之詞有間矣

茗溪漁隱曰山谷戲聞善遣侍兒來促詩云日遣侍兒來報嘉草鞋十里踏堤沙鳩盤茶樣施丹粉只欠一枝蒿苣花其醜陋可想山谷亦善戲也

詩說雋永云今代婦人能詩者前有曾夫人魏後有易安李李在趙氏時建炎初從祕閣守建康作詩云南來尙怯吳江冷北狩應悲易水寒又云南渡衣冠少王導北來消息欠劉琨

四六談麈云祭文唐人多用四六韓退之亦然故李易安祭趙湖州

文云白日正中歎龐翁之機捷堅城自墮憐杞婦之悲深婦人四六之工者云南鄭文虎云王

文虎詩

茗溪漁隱曰江寧章文虎其妻劉氏名彤文美其字也工詩詞嘗有詞寄文虎云千里長安名利客輕離輕散尋常難禁三月好風光滿堦芳草綠一片杏花香記得年時臨上馬看人眼淚汪汪如今不忍更思量恨無千日酒空斷九迴腸又云向日寄去詩曲非敢爲工蓋欲道衷腸萬一耳何不掩惡輒示他人適足取笑文虎也本不復作然意有所感不能自已小草二章章四句奉寄其一云碧紗窗外一聲蟬牽斷愁腸懶晝眠千里才郎歸未得無言空撥玉爐烟其二云畫扇停揮白日長清風細細襲羅裳女童來報新筠熟安得良人共一觴

東臯雜錄云文潞公守洛富鄭公致政司馬溫公宮祠范蜀公自許下來同過郡會出四玉盃勸酒官妓不謹碎其一潞公將治之溫公

請書牘尾云玉爵弗揮典禮雖聞于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可恕于斯人潞公乃笑而釋之

東臯雜錄云東坡自錢塘被召過京口林子中作守郡有會坐中營妓出牒鄭容求落藉高瑩求從良子中命呈東坡坡索筆爲減字木蘭花書牒後云鄭莊好客容我樓前先墮幘落筆風生籍籍聲名不負公高山白早瑩骨球肌那解老從此南徐良夜清風月滿湖暗用此八字于句端也茗溪漁隱曰聚蘭集載此詞乃東坡贈潤守許仲塗且以鄭容落落藉高瑩從良爲句首非林子中也

復齋漫錄云姑蘇官妓姓蘇名瓊行第九蔡元長道過蘇州太守召飲元長聞瓊之能詞因命卽席爲之乞韻以九字詞云韓愈文章蓋世謝安情性風流良辰美景在西樓敢勸一卮芳酒記得南宮高第弟兄爭占鰲頭金爐玉殿瑞烟浮高占甲科第九蓋元長奏名第九也

10131176
詩說雋永云夏均文嘗言詩之比類直要相停嘗與客泛舟載肥妓而飲濁酒其詩曰蟻浮金椀濁妓壓畫船底

茗溪漁隱曰廣漢營妓小名僧兒秀外惠中善填詞有姓戴者忘其名兩作漢守寵之既而得請玉局之祠以歸僧兒作滿庭芳見意云團菊苞金叢蘭減翠畫成秋暮風烟使君歸去千里倍潸然兩度朱幡雁水全勝得陶侃當年如何見一時盛事都在送行篇愁煩梳洗懶尋思陪宴把月湖邊有多少風流往事縈牽聞道霓旌羽駕看看是玉局神仙應相許衝雲破霧一到洞中天

許彥周詩話云作詩押韻是一巧中秋夜月詩押尖字數首之後一婦人云蚌胎光透殼犀角暈盈尖又記人作除夕詩押尼字衆人竟和無成詩者僕時不曾賦後因讀藏經呼喜鵲爲芻尼乃知讀書不厭多

漁隱叢話後集卷第四十

中華民國玖壹年拾月拾柒日贈

國家圖書館



002452190

